

恩 福

BLESSINGS

信仰在文化落實 文化藉信仰更新
Christian Faith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V.20 N.1 總 74 2020/01



時間與永恆 P.2

Time and Eternity

怎麼看時間，怎麼活 P.4

*Your Life Depends on How you
Look at Time*

大撕裂的時代 P.14

The Torn-apart Era

周孔之道的敬天傳承 P.20

*The Heritage of Honoring Heaven in Teachings
of Zhougong and Confucius*



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
又將永生安置在世人心裏〔永生原文作永遠〕
然而神從始至終的作為，人不能參透。
我知道世人，莫強如終身喜樂行善，
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勞碌中享福，
這也是神的恩賜。
（傳道書3:11-13）

目錄 Contents

時代話題 *Current Issues*

時間與永恆	2
Time and Eternity	陳宗清
怎麼看時間，怎麼活	4
Your Life Depends on How You Look at Time	劉良淑摘譯
“拯救”與“解放”的迷思	8
The Confusion of <i>Salvation</i> and <i>Liberation</i>	李靈
變革、改革與革命	11
Change, Reform, and Revolution	王志勇
大撕裂的時代	14
The Torn-Apart Era	王俊
日光之下無新事	封底
Nothing New Under the Sun	蘇卿

新視野 *New Perspectives*

行善中的試探	17
Temptations in Doing Good	馬麗
周孔之道的敬天傳承	20
The Heritage of Honoring Heaven in Teachings of Zhougong and Confucius	莊東傑
聖經無誤原則的昔與今，4之3	25
The Principle of Biblical Inerrancy, Then and Now 4-3	呂居

報導與見證 *Events & Testimony*

成為我異象	29
Be Thou My Vision	Jesse
真實的見證——以史載道	30
True Witness: Writing Christian Real stories to Pass on the Faith	施瑋
信仰的轉變	32
The Turning of My Faith	柏雨成

恩福

Blessings, Vol. 20, No. 1, January, 2020

Published quarterly by Blessings Cultural Mission Fellowship

2020年1月 第二十卷第一期 總74

出版者：恩福文化宣教使團

ISSN# 1543-0936

President/Chief Editor: Grant Chen

Managing Editor: Liang-Shwu Chen

Contributing Editor: Zhiqiu Xu, Mary Ma

Editor and Administrator: Abby Chen

Proofreader: Sophia Li

Cover Designer: Jessica Zhang

會長／主編 陳宗清

執行編輯 劉良淑

特約編輯 徐志秋 馬麗

編輯／行政 陳薇如

封面設計 張東

本刊有作者署名之文章，文責作者自負，立場不代表本刊。

本刊保留文章版權，歡迎轉載，請先來信通知。

本刊自由索閱，建議奉獻：\$20(一年四期)

索閱單請影印本期第19頁

奉獻支票請寫：BCMF

P. O. Box 18410

Irvine, CA 92623-8410, U.S.A.

Tel/Fax: (949) 556-3033

E-mail: enfu1994@gmail.com

Website: theblessingsfoundation.org (新版)

newenfu.org (舊版)

本刊紙版只在美國與台灣發行

台北代理：馬康偉牧師 T:0920012981

其他地區請利用恩福網站觀看，不便之處請見諒

theblessingsfoundation.org/大眾傳播/恩福雜誌.org(新版)

newenfu.org/大眾傳播/恩福雜誌(舊版)

恩福文化宣教使團 BCFM

異象 推動文化宣教 耕耘華人心田

信仰 本使團篤信聖經為真神啓示，原稿毫無錯誤，是信仰與生活最高的準則，並接受早期教會信經以及近日福音派的信仰告白。

董事 陳宗清、蕭康、許蒙惠、駱傑雄、蘇文峰、陳永昌、陳惠琬、陳愛光、劉哲沛、朱漢同、郭英調、許基康

Our Vision: Ploughing the Field of Chinese Culture
Preparing Hearts for the Gospel

Our Confession:

We accept the Bible as the inerrant revelation of God, guiding faith and living. We also accept the creeds of the early churches and the evangelical confessions.

時間與永恆

陳宗清

執筆之際，時間的巨輪已經轉至2019年的尾端，混亂詭異的豬年即將畫上句號。擺在眼前的，是嶄新的2020年；它充滿了各種美好的機會，卻也隱藏陰霾和危險。由於全球智能科技高度發達，透過「大數據」幾乎可以掌握大多數人的行蹤，導致「我們的言行」會在巨型電腦上留下無法磨滅的痕跡。

面對新年，這一期《恩福》雜誌特別介紹有關「時間」的議題，鼓勵讀者對於這個重要的概念有全面而深入的思考，好叫我們的一生不致虛度。

人生的短暫

「我們一生的年日是七十歲，若是強壯可到八十歲。」這是摩西在耄耋之年的感嘆。與「永遠」相比，人的壽數顯得極少而可憐。

當雅各從迦南地遷徙到埃及去居住，他去面見法老時，說了一段語重心長的話：「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一百三十歲，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創世記47:9）他所摯愛的兒子約瑟，110歲就撒手塵寰，比雅各的壽命還短許多。

筆者12月初過生日，恩福的同工為我慶生。當天我想到，許多出類拔萃的聖徒，如約翰歐文、巴文克、陶恕、魯益斯等，在我這個年齡都已卸下世上勞苦，榮歸天家！

哲學家對時間的反思

「時間」究竟是甚麼？有人曾把此問題擺在奧古斯丁的面前，這位睿智超凡的哲學大師答

道：「當沒人問時，我以為我知道；然而當人提及，而我企圖去解答時，我卻一無所知。」亞里斯多德則坦白說道：「在所有未知的事物中，時間是最不可知的。」

人類歷史的事件都在時光隧道中發生。柏拉圖把時間擬人化，說：「時間既然能看見它一切實現的事，就猶如永恆一般。」時間可被視為最偉大的發明家；也可被當成大醫生，因為它能醫治所有的傷痕；當然，它也是最有智慧的，因它向一切事務敞開。

存在主義哲學家海德格，於1927年出版《實存與時間》，轟動了當時的思想界。他強調：「我們是被丟置在時間的框架中。時間和我們存在的意義，兩者的關係密不可分。」在時間的座標上，我們都會遇到死亡，所以我們必須「清醒地接受自己的死亡，正因為『存有』的整體只能在它『正走向死亡』中顯示出來。」

神與時間的關係

摩西向神敬拜說：「諸山未曾生出，地與世界你未曾造成，從亙古到永遠，你是神。」（詩90:2）「亙古」在此應是指尚未有時間的情況。

對神學家而言，要處理「神」和「時間」的問題，可以說是困難重重；而對神的思考則比對時間更難。

二十世紀分析哲學大師布拉克（Max Black）曾說：「論及有關哲學上是否重要的概念，有一個粗糙的檢測之法，即，針對它無稽之談的數

既然神的「無時間性」與「時間性」都是聖經所揭露的事實，那麼如何把這兩方面的真理整合在一起，便成為神學家的挑戰。 Since both God's timelessness and temporality are truths revealed in the Bible, it becomes a challenging task for theologians to integrate these two.

量。根據這一標準，探討時間概念的數量是在空間概念之前，卻在神性概念之後。」很顯然，除了神之外，時間的課題是最不容易處理的。

創世記開宗明義就說：「起初，神創造天地，……」很顯然，宇宙形成時才有「時間」，因此，神在時間之前就存在。如此一來，神超越了時間；祂具有「非時間性」（atemporality）或「無時間性」（timelessness）。

但是，在創世記亞伯拉罕接待天使的故事中，清楚指出「耶和華對亞伯拉罕說：撒拉為甚麼暗笑？」根據上下文，耶和華的確在那裡以「人的形貌」顯現。耶和華走入了人間，直接與亞伯拉罕互動。如此看來，神不是「非時間性」的，祂可以踏進時空的範疇，與受造者說話。

福音派的四種觀點

美國IVP出版社曾針對神學觀點有爭議的話題，出版一系列書籍，《神與時間》便是其中之一。四位被邀請發表觀點的神學家，都是首屈一指的學者：克雷格（William Lane Craig）、赫爾姆（Paul Helm）、貝蓋特（Alan Padgett）、和沃特斯多夫（Nicholas Wolterstorff）。他們除了闡明自己的獨特觀點外，也率直地批判其他立場。

赫爾姆主張古典基督徒的觀點，認為神是超越時間，也是非時間性的。這與神的純然性（simplicity）、自主性（aseity）、非感情性（impassibility）、不改變性（immutability）相吻合。神在永恆（非時間）裡的預定，也與神的主權相互輝映。至於聖經中提到「神的後悔」，赫爾姆接受加爾文的解釋，認為經文的描述乃是牽就人理解的一種說法；事實上神並沒有改變。所謂神的改變，只在與人的關係，而非神的本質。

然而，今天大多數福音派學者已經放棄傳統有神論這方面的觀點。貝蓋特強調，神的永恆性是一種相對的無時間性（relative timelessness）。因為神的確會改變，以維繫這個不斷在改變中的世界（假定同意過程理論）；因此，神有時間性的說法應該是有道理的。不過，神的時間性是依據神的實存而言，並非神存在的必需先決條件。

貝蓋特以為，神的無時間性是相對的；所謂的「無時間」，是從我們所處的這受造並可衡量的時間來看。這種相對的無時間性理論，在神學上所強調的是：「神是時間的主人」。其含意有三方面：第一，神不為時間所限制；第二，神的生命不為時間所限制；第三，時間是由神作主，

因為祂有永恆的計劃。

長期在耶魯神學院任教的沃特斯多夫，卻直接宣稱：神具時間性（temporality）；他認為，這與神身為造物主並沒有邏輯上的矛盾。他引用埃及記三、四章的經文，指出在神與摩西的互動中，我們可以看見神對人間的事會作出回應，既用話語也用行動；而聖經對神的一貫描述都是如此。這就表示神的生命會有改變。

克雷格是著名的護教學者，多年來在拜歐拉大學任教哲學。他1979年出版《加蘭宇宙論證》（*Kalam Cosmological Arguments*），聲名大噪，成為當今自然神學極有影響力的擁護者。他寫了四本探討時間的著作，第四本為《時間與永恆》，可見他對「時間」的鑽研獨有情鍾，並且有一套整全的模式去詮釋。

既然神的「無時間性」與「時間性」都是聖經所揭露的事實，那麼如何把這兩方面的真理整合在一起，便成為神學家的挑戰。克雷格嘗試以世界的創造為分野，將創世之前神存在的狀況與創世之後的情況分開對待。他建立的模式便是：「無時間性」加上「全然時間性」。

克雷格強調，在創世之前，神永恆的無時間性是清晰易明的真理，而聖經中描繪神與人的互動又是那樣精采絕倫、扣人心弦；因此，最合理的結論，就是將這兩方面的事實調合在一起。

對時間應有的態度

活在地上，時間是我們寶貴的資源。摩西禱告說：「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心。」保羅寫信給以弗所教會信徒：「要愛惜光陰，因為現今的世代邪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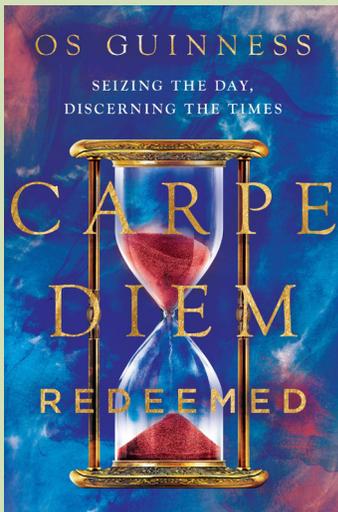
據說，英國女王伊利莎白一世在即將過世時，感嘆道：「我願以所擁有的一切換多一刻的時間！」但時間卻不接受王室的賄賂。

無數名人都擅於利用零碎時間，以至能成就偉業。愛迪生小時在火車站賣報紙，在火車未進站時，他不像別的報童去閒逛或找樂子，卻到圖書館去讀書。近代不少重大的發明，都是出於業餘之外的興趣、或因應特殊需要的努力，並非日常工作的成果。

神超越時間，卻也進入時間。祂掌管人類歷史，因此我們需要在時間上向祂負責。時間是財富無法購買的資產，卻可成為我們通向永恆榮耀的渠道！

作者為恩福文化宣教使團會長，本刊主編

怎麼看時間，怎麼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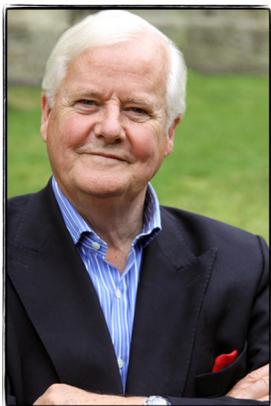
劉良淑 摘譯

書摘：《把握今天，分辨時代》

*Carpe Diem Redeemed:
Seizing the Day, Discerning the Times*

“既然有一天我所做的事都沒人記念，我幹什麼要努力？”

本書作者葛尼斯（Os Guinness）對時間的本質和概念提出深刻的反思，讓基督徒明白，這觀念對於在現今持守信仰是何等重要。葛尼斯出生於中國，祖父與父親都是赴中國宣教的傳教士。他在英國受教育，1984年後移居美國，是著名的社會評論家。



有一種哲學曾在校園流行一時，簡稱YOLO（「你只活一次」*You only live once, if then*），它的内容似乎與古代的享樂主義相仿（「吃喝快樂吧，因為明天就會死了」），但它的特點在句尾——「若是如此，該怎麼活（if then）」。這個哲學的重點，在於思考人

生的意義，而這正是今天許多人在追尋的。

正如希臘人的描述，人是「（會死的）凡人」（*mortals*），生命短暫又脆弱，到底有什麼意義？時間和空間是我們活在世上的經度和緯度。我們可以用各種方法去征服空間，但卻無法征服時間。時間永遠朝一個方向去，毫不停留。一個人無論擁有多少財富、地盤、權勢，在時間面前仍舊是「凡人」。死亡總是每個人「最後的敵人」。

對現代人而言，時間的挑戰更大。我們常成為「時間的奴隸」：不斷要爭取「時效」；愈來愈不能自己支配時間；不停奔跑卻總是來不及。究竟怎樣才能脫離作時間奴隸的夢魘？

世俗哲學家的答案，往往是要人「自己動手」（*DIY*）來界定生命的意義；但卻沒有人能提出滿意的看法。葛尼斯的觀點則為：要把握今天，必須先認識時間的創造者，知道時間的意義，然後才能

明白生命的意義，活出生命的豐富。

時間的起源與意義

時間開始之前、世界開始之前是什麼？「時間不再存在」會是怎樣的狀況？在時間之外又是如何？這些都是無人能答的問題。

分析哲學家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注意到，一個系統的意義存在於該系統之外。這個觀察對生命、世界、時間、和歷史都正確無誤。因此，活在時間之內的人，倘若想找到時間意義的奧秘，必定無解。

世上的各種宗教對人生的大哉問都自有解答。對時間的看法，宗教界提出的解釋可以分為三類：循環論（*Cyclical*）、聖約論（*Covenantal*）、順序論（*Chronological*）。

1. 循環論

這個觀點認為，人生雖短，我們出現在世上卻不止一次；生命會不斷輪迴。要想不作時間的奴隸，獲得自由，唯一的盼望是：逃離不斷重複的歷史和現實的幻象，進入一種不變的境界。逃離的辦法，則是採用某種修為方式，如印度教的瑜珈術、佛教的各種修行法等。

循環論似乎頗符合我們對自然界的觀察。然而，如果所有的事都會轉回到起點，那麼，人在歷史裡面的作為又算什麼？所有的改變、改革、創新，豈不都毫無意義？

一般人以為，循環論主要是東方宗教的看

聖經指出：時間與歷史都在朝一個定點前進
As the Bible points out, time and history are progressing towards a fixed destination.

法，是少數人的觀點。但其實在歷史的許多時期中，循環論幾乎是普世性的看法。如今也有回春的趨勢，例如，當尼采拒絕上帝之後，便主張「永遠不斷重現」（eternal recurrence）。

2. 聖約論

西方人對時間習以為常的觀點，其實是受聖經的影響。始自亞伯拉罕的信仰認為，時間是有起點的，是直線的，具聖約性。神是時間的創造者與歷史的主導者。當猶太人把這個看法帶到世上時，頗具顛覆性。由於只有這個看法不是從系統內部來看時間，因此（按維根斯坦的理論）才能說明時間系統的真正意義。

聖經指出：時間與歷史都在朝一個定點前進。人是按神的形像而造，具有自由、價值、和獨特性。每個人在世的日子，都有其特定的角色與重要性；我們的生命不僅對當代有意義，對整個宏觀歷史也很重要。

《猶太史》（*A History of the Jews*）的作者強森（Paul Johnson）在該書的扉頁說：「沒有一個民族像猶太人一樣，堅持歷史有目的、人類有命定。……猶太人彷彿站在無盡年代的中心，力圖要將『意義』這份尊榮賦與人類的生命。」

這個獨特的觀點，來自對神的認識。聖經的神是超越世界、與世界截然不同的一位。唯祂在世界之外，又覆育萬有；同時，祂親自以關愛和受造界互動。按祂形像所造的人與萬物不同，有自由意志，並要向祂負責。

人類不僅有自我意識，還有時間感。我們可以回顧歷史，瞻望將來，並按著對過去與未來的考量，憑自由意志在當下作出決定。

3. 順序論

對時間的第三種看法，是世俗主義的順序論（chronological）。它也認為時間是直線的，只是把神的因素排除在外，並且不以為有永恆。希臘文 *chronos* 是把時間人格化的說法；然而它沒有意義可言，只是無窮無盡的向前。

另外一個希臘文 *kairos*，則是指某個重要時刻，如勝利或災難等具永恆意義的時段。聖經裡充滿了這樣的時刻。聖約論與順序論最大的差異，在於兩者意義的來源不同。前者的意義是由神來決定；後者的意義則是由人來制定。

順序論的倡導者又分為兩類。樂觀派認為，由人制定意義是行得通的；悲觀派則予以否定。

樂觀派是18世紀啟蒙運動的產物，以為既然

人在各方面已經可以取代神，當然意義也可以由人來決定。羅素認為，「科學哲學」可以塑造「新倫理」，讓地球變成天堂。只可惜直到如今，這個理想都沒實現；甚至實況正好相反。釀出兩次世界大戰悲劇的背後，是種族主義、優生論等，它們和啟蒙運動有切割不開的關聯。

現今樂觀派已經勢微，然而還有人提出：未來科技帶來的超人類與超智慧，將能掌握意義。不過，一位無神論的哲學家葛瑞（John Gray）卻指出：「當下的無神論只是一神論的某種延續說法，它不斷舉出神的替代品，如人性、科學、科技、超人類等。」

悲觀派認為，直線時間只能朝向黑暗。既然不知開端為何，也不知結尾為何，又無法找到意義，人的存在就成了「不能承受之輕」。難怪有人說：「如果我們只能活一次，那麼最好根本不要活。」

時間與自由

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生命中必然有循環的成分。但因著我們是按神的形像所造，所以是自由的，有創造力，也要承擔責任，代表神來治理萬有。人的自由意志讓未來總是難以預測，可能帶來美好與創新，卻也可能釀成毀滅；而人亦可能逐漸喪失自由而不自知，如：臣服於他人、被毒品酒精捆綁、陷溺惡習不能自拔。

簡言之，自由乃是人類歷史最重要的預設，而歷史（無論向好或向壞發展）則是人類自由最宏大的彰顯。因著人有自由，「過去」雖有其影響力，但卻不能決定未來。宿命論、歷史決定論都不可能是正確的。尼采的「永遠不斷重現」也不會是真實的。

自由的特性可以分析如下。首先，人類的自由是個奧秘。我們甚至對自己都難以預料，更遑論對別人。自由要求人謙卑。

其次，就未來而言，自由非常具創新性。從神



就現今而言，「安息」是贖回時間的中心；對過去而言，「悔改」與「赦免」是贖回時間的辦法。
The Sabbath is central to “redeeming the time” in terms of time present, just as repentance and forgiveness are to redeeming the time in terms of time past.

呼召亞伯拉罕離開拜偶像的環境起，歷史中正向的改革，都是為了糾正對神曲解的錯誤，和各種貶抑人性的作法。凡是帶來建設性的改革，必然是基於合乎聖經的異象與真理。信仰會讓一個人終其一生委身於世界的更新與復原。

第三，對過去而言，自由具有救贖的潛能。過去的錯誤不必繼續帶來不可避免的惡果。作了壞事的個人可以決定要悔改；受害者可以決定以寬恕代替報復。在今天，這一點尤其寶貴，因為後現代和爭權奪利的激進分子，往往透過媒體大肆抹黑他人；這類作法和聖經的教導完全背道而馳。

第四，自由總是伴隨危險與不確定。政客們常應許人民，可以帶來持久的安全與穩定，但這類承諾若不是虛假的口號，就是會透過一些措施使人失去自由。這是歷史不變的教訓。

綜合這四點，便可以明白：為何從古至今，聖經的看法總顯得突兀。它違反自稱全知的科學主義、或能掌控一切的社會主義；它嘲笑以為能預測將來的未來主義；它讓人無法看出結局會變好還是變壞。

自由有一種悖論：它本身可能成為自己最大的敵人。自由的錯用，會使自由人變成奴隸，讓人被自己的選擇所捆綁。所以，我們不可因擁有自由而傲慢。保持負責、謙卑的態度，極為重要。在基因編碼和人工智能的時代即將來到的當下，基於自由而作的抉擇，會產生更嚴重的後果。

人性與生活

現代的人文主義可以分為四類：世俗人文主義（上帝已死，人衡量一切）、反人文主義（性別派、殖民派、沙文主義者等）、後人文主義（與動物和自然合一）、超人文主義（與科技合一）。它們要不是將人誇大，就是將人貶抑。而聖經對人的描述，則給予了「人性」最大的價值。

聖經的看法可以用三個角度說明。首先，人需要「關係」與「對話」。我們會不停與自己、別人、和神對話。其次，我們要負起責任，因為我們有自覺性、管理性、和交帳性。第三，我們是與神同工的，雖然我們很微小，但因著神的全能、我們的重要、和歷史的奇點性（singularity，指不重複性），我們在受造物中是獨特的。

在神的保守下，我們雖然微小，卻仍然重要，會影響事情變好或變壞。因此，時間與歷史並非幻象，而是人能採取行動、進行改變的真實舞台，是人與神不斷在聖約之中伴行的旅程、也是善與惡衝

突上演的劇場。

從古至今，許多地方的曆法都與自然與季節的循環有關。然而，猶太人的曆法卻與神的創造相連，以第七天的安息日作標誌，讓人享受自由、平安、幸福。猶太人又以七個七年為一個循環，而將第五十年定為「禧年」，在全地宣告自由。

在墮落的世界裡，自由與權力常被誤用，導至欺壓、不公、暴政，一代又一代總會出現奴隸、性奴、難民、貧民。現代人成為時間的奴隸，我們的時間大半掌握在別人手上，或浪費在無謂的誘惑中。聖經卻逆轉這種負面的循環，帶給我們「贖回時間」的積極觀念。

就現今而言，「安息」是贖回時間的中心；對過去而言，「悔改」與「赦免」是贖回時間的辦法。每週一天的安息日，讓我們休息身心，以致能更新、得力、調整。每週遵行安息日、每七年過安息年、每五十年過禧年，這三重安排必能使我們不斷重新享受福祉與自由。

時間對現代人的壓榨

時鐘於1400年左右在歐洲面世。有人說，它是



西方影響全球最重大的發明。穆斯林世界一開始很抗拒它；中國皇帝雖欣然接受，卻把它當作玩具。然而從此之後，主導人類的不再是信仰和哲學，乃是科技。今天，傳統與現代的差別，可以用時間來表述。例如，肯亞人說：「西方人有手錶，非洲人卻有時間。」

時鐘式的時間塑造了現代人的生活與思想。第一個特色是：精準。過去根據觀察季節而製定的農曆，如今換成根據計算而得的陽曆。今天，科學家可以準確算出鉀原子量子震動的次數：每秒9,192,641,770次。現代人已把精準視為當然。許多時候分秒必爭。準時成為美德，不準時則被鄙視。

精準產生的結果，就是能夠協調。位於巴黎附

在當下，我們要一無所懼地「把握今天」，用信心和盼望活在神面前，走過時間之旅。
In the meantime, let us seize the day fearlessly, with confidence and hope as we walk before God across the reaches of time.

近的塞弗爾，是國際度量衡局的所在地，這個機構使全球時間都一致化。現代能作計劃、訂時間表、完成物流系統，都是拜它所賜。「近路」、「連通性」、「網路交流」等成了流行用語。

然而，時鐘式時間卻帶來極大的壓力。現代人被時間追趕、拉動。1751年，小說家菲爾丁（Henry Fielding）提出「時間就是金錢」一說。今天我們則還要「買時間」、「最大化時間」、「優質化時間」。時間對現代人明顯是：壓力、壓力、壓力。今天，時間是生命的終極信用卡，速度是全球的消費方式，愈快愈好是生活的理想。

時間對現代人的壓榨還有更深的特性，是隱藏的。第一是「標籤化」。有兩點最明顯：從前用來指空間的詞彙，現在變成指時間。例如，「文明」與「不文明」的差異，本來是地域的，現在則是時間的。計量的方式從前多半是哩程、地界，現在則以年份、時段為主。

第二個特性是「定性化」。現代的時間詞彙內隱含著偏好與偏見。「進步」就是一個例子。這個詞本來是描述向前，但如今成了「好」的代名詞。「進步、漸進、進步主義」等詞，暗示變化的方向是正面的，其實未來不一定更好。「人類能不斷改進」的啓蒙運動式信念，至今已經破滅了，然而「進步」這個詞卻仍被視為不證自明之理。

第三個特性是「悖論性」。隨著時間的過去，許多主義、看法都會變質，正如有人所說：「前衛成了後衛」。例如，許多21世紀的自由派，其實是持著18世紀的進步主義、19世紀的科學主義、和20世紀中期的客觀主義；問題並非在於這些立場都沒有標明時代，而是它們全都不正確。

倘若我們要不被時間壓榨，就必須知道自己相信什麼，目標為何。否則我們便會喪失把握今天的能力。

用信心把握今天

對時間的看法是生死攸關的。因為每一種觀點都會衍生出對整個世界和生命的看法。我們選擇什麼觀點，就會活在怎樣的世界裡。

古代相信循環論的人，可能作出悲觀的結論，但至少他們還能面對現實。然而，現代人多半選擇逃避，轉移焦點，或用委婉的話自我麻醉。藝術史學家柏格（John Berger）評論道：我們正面對「現代絕望的終結。」從前的人「以為時間是循環的，因此『理想』的原始狀態總會回來，或可以找回。……但按照如今對時間的看法，那是找不回來

的，一去不回了。」

尼采第一本書《悲劇的誕生》中講了一個故事，其中一位半神的人物說道：「敗壞的短命族類，偶然與厄運的孩子們，為什麼要強迫我說出什麼是最好的？最好的是你們永遠辦不到的，就是：不要生出來，不要存在。而第二好的是：快點死去。」如今，死亡文化正無情地在許多先進國家中散播，透過電玩、嘻哈音樂、電影、槍枝買賣、謀殺、屠殺、恐怖主義、墮胎、自殺、安樂死、無人機襲擊、導彈報復、機械人兵團、太空武器等等，死亡的陰影正纏繞地球。

如果沒有神，歷史就成了「恐怖」——充滿意外、不平、不公、沒有意義。但有了神，歷史就成為「使命」。對於持守聖經看法的人，我們的生命即使短暫，心中的理想可能無法完成，好行為也似乎起不了什麼作用，但是我們的眼光總是望向歷史之外。世上的成功、成就、名聲、流芳後世等，都不是憑信而活之人的追求；我們只望向那座神在永世裡預備的城，相信到了時候，「上帝之城」的榮耀會取代「人類之城」的廢墟。

在當下，我們要一無所懼地「把握今天」，用信心和盼望活在神面前，走過時間之旅。我們也要努力明白時代的現象，盡力在當代行出神的旨意，並和有同樣盼望的人齊心協力，直到返回天家。



唯有當彌賽亞來的那日，時間的大奧秘和歷史的拼圖才會呈現，「終點」才會真正來到；我們最後的敵人——死亡——會被神的生命吞滅。那時我們就能完全明白神對我們每一個人的旨意，和祂對這個星球以至整個宇宙的計劃。

到那時，我們最想要的，就不再是抓注意義、得到自由；我們會有一個更高的願望，那就是：要全心全意來敬拜神、愛神。

作者為本刊執行編輯

拯救和解放 的迷思

李靈



讀了曾慶豹教授由四篇文章彙編而成的《紅星與十字架》一書，感慨良多。這四篇文章再現了二十世紀二十年時期，一些基督徒參與紅色革命的經過。這是當年五彩拼圖上長期被忽略的一塊。這是個引人深思的話題：基督徒因著耶穌的救贖，應當開始了“活在世上又不屬於世界”的人生，這些人怎麼會去加入共產黨，投身“解放”事業了呢？

書中提及，董健吾受到“五卅慘案”的刺激，就放棄了信仰，轉而成為中國共產黨員。¹ 其實，我所知道的這類人，不下數十位。

原本“綁架”西方宣教士薄復禮的紅軍蕭克將軍，經過了一年多的相處，竟改變了對西方傳教士的看法。薄復禮幫助紅軍解決了地圖問題，使紅軍走出了貴州的深山老林。從此，蕭克不再認為傳教士是來華搞文化侵略的，甚至對他們有了好感。晚年還肯定這些“外國友人”在中國革命勝利的征途上“做出了有利於我們事業的貢獻”。

但，許多類似蕭克將軍的認知，在共產黨取得政權後便被“銷聲”了。其實，當年“多黨合作”、“民主協商”僅僅存在了兩三年，政權就變成了一黨專制，曾經與共產黨合作過的“民主黨”派也變成了政治花瓶，哪裡還能有“基督教”立足的一席之地？

福音對社會帶來的影響

一個人皈依基督教，就是得到了上帝（基督）的“拯救”，其含義就是得救者有了新的人生價值觀。使徒保羅說：“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加拉太書2:20）這樣的價值觀與過去完全不同：“只是我先前以為與我有益的，我現在因基督都當做有損的。不但如此，我也將萬事當做有損的，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腓立比書3:7-8）

皈依基督並不是“看破紅塵”，退出世界（

出世），而是要在世上“榮神益人”，見證神的榮耀。耶穌在離開世界前，向天父禱告：“我不求你叫他們離開世界，只求你保守他們脫離那惡者（或作脫離罪惡）。他們不屬世界，正如我不屬世界一樣。求你用真理使他們成聖。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樣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樣差他們到世上。”（約翰福音17:15-18）“活在世上又不屬於世界”，就是實現一種與世人完全不同的生命價值。

當時“奮銳黨”人期待耶穌進行反抗羅馬帝國的政治革命，但耶穌卻說：“我的國不屬於這世界”（約翰福音18:36）！長期以來，相當一部分基督徒因為這教導而遠離世事。

使徒行傳描述初期教會：“信的人都在一處，凡物公用。並且賣了田產家業，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給各人。”（2:44-45）“那許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沒有一人說，他的東西有一樣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使徒大有能力，見證主耶穌復活。眾人都蒙大恩。內中也沒有一個缺乏的，因為人人將田產房屋都賣了，把所賣的價銀拿來，放在使徒腳前。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給各人。”（4:32-35）這是一種“家庭”式的共產共享生活。初期教會這樣的存在方式究竟維持了多久，現在無法確知。

但可以肯定的是，當東羅馬因皇帝君士坦丁信了耶穌，使基督教享有了“國教”的地位後，教會的存在方式便不再是“家庭”的共享模式了。

回歸共享模式的努力

十六世紀初出現的“重洗派”，似乎對耶路撒冷教會“凡物公用”的理念和模式情有獨鍾。他們認為，路德和慈運理的改教運動還沒有達到“恢復初期教會”的地步，於是便與他們分道揚鑣。

重洗派在教義上反對“嬰兒施洗”，而且拒絕與政府合作，甚至與當時社會也個格格不入。所以，天主教、路德派、加爾文派、慈運理派都把他

面對廣大勞動者深表同情的莫爾，苦苦思索如何破除階級剝削和壓迫，他腦海中一定縈繞著一絲揮之不去的原始基督教共有共享的精神。 While wrestling with the abolition of classes and oppression, the mind of Sir Thomas More must have gone back to the spirit of shared life in the primitive Christian community.

們看做另類，進行了非常殘酷的迫害。然而重洗派發展很快，沒幾年就遍及瑞士許多縣郡、奧國、波希米亞、德國南部，直到萊茵河谷，抵達荷蘭。

他們非常羨慕初期耶路撒冷教會凡物公用的生活，尤其是在莫拉維亞（Moravia）的重洗派信徒們。²

公元1533年，一位瑞士弟兄派傳道人胡特爾（Jacob Hutter）加入奧國重洗派，後來成為他們的牧師。於公元1536年被焚之前，胡特爾採用嚴格的公社生活管理，每一個單位稱為一個“弟兄社區”（brother-estate）。直到今天，加拿大的亞伯達省（Alberta）及曼尼托巴省（Manitoba）仍有上百個“弟兄社區”。³

還有一些重洗派激進份子在德國韋斯發裡亞（Westphalia）的蒙斯特（Munster）成立了重洗派的蒙斯特王國（Kingdom of Munster）。1533年，一群跟隨馬提斯的重洗派占領這座城，宣稱蒙斯特就是新耶路撒冷。他們凡物公用，沒有律法。於是，成千人潮自德國、荷蘭各地湧進蒙斯特城。天主教與路德派軍隊圍困蒙斯特城，馬提斯於1534年四月死於戰場，次年6月24日，城終於被攻下。

激進的重洗派被消滅了，然而這群自認為“不屬於世界”的基督徒所倡導的社會模式，日後卻成了共產思想和運動的借鏡。

理想社會的追尋

就在“蒙斯特王國”浴血奮戰之前，已經有人開始對這樣的社會進行思想理論的探索了。1516年英國人托馬斯·莫爾寫了《烏托邦》一書，對中世紀以來的社會不公、貧富不均、腐敗墮落等現象進行了深入探討研究。

他分析說：私有制是一切社會問題的根源。只有實行全民公有制，才能真正消除社會的罪惡。實行全民公有制的基礎，就是人人勞動，消除不勞而獲的社會寄生蟲；勞動產品按需要分配的制度，可以消除了驕奢和貪欲。後來馬克思把《烏托邦》這本書稱為“原始共產主義”文獻。

莫爾的思想來自何處呢？有學者認為：“對莫爾知識結構產生決定性影響的，是基督教人文主義。他堅信，通過復興古典和基督教的古代遺產，可以除去中世紀所有的弊病和曲解，拯救現實社會。不難想像，面臨大規模剝奪農民和勞動者貧困化的疾風暴雨，對於廣大勞動者深表同情的莫爾，苦苦思索如何破除階級剝削和壓迫，他腦海中一定縈繞著一絲揮之不去的原始基督教共有共享的精

神。”⁴

1633年，意大利基督徒托馬斯·康帕內拉撰寫的《太陽城》問世了。這本書採用對話的方式，描繪一個沒有階級剝削和壓迫、沒有中世紀社會種種污穢的新世界。在該書的第一篇中，康帕內拉這樣說：

對第一個反對意見（關於太陽城存在的可能性）應該回答如下：即使我們不能完全實現建立這種國家的思想，我們所寫的一切也決不會是多餘的，因為我們提出了一個力所能及的可以仿效的榜樣。至於這種生活，那是可能的，關於這一點，根據路加和聖克裡門特所證明的，在使徒們活著時存在的最初的基督教徒公社，和根據斐洛和聖耶朗尼姆所證明的，聖馬可在亞歷山大看到的基督教徒的生活方式就可以證明。僧侶的生活一直到教皇烏爾班一世，甚至在聖奧古斯丁時就是如此，並且在我們的時代，僧侶的生活也是如此，聖茲拉托烏斯曾認為，有可能把這種生活推廣到整個國家。我希望，就像先知們所指出的那樣，將來在基督之敵死亡後，這種生活方式會占上風。

康帕內拉的依據，就是基督教初期教會的生活狀況，也就是使徒行傳所描述的“共有共享”的生活方式。



拯救與解放的糾纏

這個源自聖經的想法，在歷史土壤中迅速長成一棵參天大樹。經過十七、十八世紀，從思想、理論和社會實踐的醞釀，到了十九世紀，不僅由馬克思奠定了完備的共產主義思想理論，而且隨著第一國際、第二國際的建立，共產主義運動迅速轉變成了席捲全球的國際工人運動。

到了二十世紀，“解放”運動的形式在俄羅斯直接演變成“十月革命”的恐怖暴力奪權。為了“解放全人類”，“蘇維埃”政府隨即把這場“解放

不知道在這場近年來新興的“民族復興”浪潮中，共產黨員和基督徒之間會不會再次出現“解放”和“拯救”的迷思？ Facing the recent surging tide of Chinese nationalism, I wonder whether the confusion of “liberation” and “salvation” would occur once again among Communist party members and Christians.

全人類”的革命引向中國，促使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歷史就這麼把“拯救”和“解放”緊緊地糾纏在一起了。

生活在那個時代的中國人，有些聽到福音，自己得“拯救”成了基督徒之後，或許因著要傳福音讓人得救，或許出於道德良知和民族情感，想要幫助窮苦大眾，便帶著承擔社會責任的熱情，投入到“解放”運動之中。另一些人則是受到共產主義理想的吸引，投入“解放全中國”的革命事業中，但卻也把這樣的政治使命賦予了宗教色彩，儼然扮演“拯救”大眾脫離苦難深淵的“天兵天將”。

“中國人民正在受難，我們有責任解救他們，我們要努力奮鬥。要奮鬥就會有犧牲，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但是我們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數人民的痛苦，我們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這段話出自1944年毛澤東為紀念一位陣亡戰士的演講。那篇悼詞我們從小就會背誦，但是直到25年前我受洗成了基督徒之後，才明白它原來是一篇帶有濃厚宗教色彩的演講稿。

當年我們完全不懂得質疑：中國人民正在遭受什麼樣的“苦難”？究竟是什麼原因給中國人民帶來了這些“苦難”？共產黨人又憑什麼說自己有責任去解救他們？

為了實現政治理想而進行的“改朝換代”戰爭，被說成要把他人從苦難中“解救”出來，這是將政治和戰爭“神聖化”、“合法化”的方法。歷史上不合法的行為，往往會被當事人貼上“神聖”的標籤來加以掩飾。共產黨領導下的解放運動（戰爭），一邊唱著“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一切全靠自己”的國際歌，一邊卻扮演著“救世主”的角色去“解救”人民大眾。唯物主義無神論的真正含義是：不相信任何神，卻堅信自己就是神——只要有了槍杆子，沒有辦不到的事。



基督教隨著宣教士的腳蹤傳到了中國，遭到中國人無數次的抵擋，因為中國人感覺這個信仰處處與傳統習俗相抵觸。但是，一旦與中國近現代的反帝反封建、解放勞苦大眾的政治問題相遇，基督教就會成了精神資源，而基督徒和共產黨就可能殊途同歸。因為共產黨的理想和使命，淵源於基督教精神和早期基督徒的教會生活實踐。

迷思再度出現？

在上世紀初中國的“革命階段”，“拯救”和“解放”難以分解，成了迷思。

一些基督徒面對滿目瘡痍的國家和社會，很可能將內在生命的“拯救”轉化為“濟世救民”的情懷，以致投身到共產黨的革命隊伍中。另一方面，共產黨內那些懷有“解救正在受難的中國人民”神聖使命感的革命者，雖然表面上不信鬼神，也目無上帝，但是實際上卻在踐行著初期基督徒們的理想——解救全人類。

今天的中國共產黨，經過四十幾年的“改革開放”，追求GDP的成長，似乎已經不再具當初“解救正在受難的中國人民”的神聖使命感了。也許正是這種現象，促使當今的領導人不斷走訪革命聖地、回顧革命歷史，並提倡“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要重新恢復當初的“神聖感”。

另一方面，近年來，中國有些基督徒比以往更關注社會，熱衷政治。加爾文的改革宗神學正在成為部分基督徒的新意識形態。

不知道在這場近年來新興的“民族復興”浪潮中，共產黨員和基督徒之間會不會再次出現“解放”和“拯救”的迷思？

作者為基督教與中國研究中心總幹事

註：1. 董健吾從小就受到英國女宣教士的影響，在聖約翰大學受教育，在文化上基本上被“西化”，在信仰上也應是名副其實的“基督徒”。 2. 在今天波蘭，距華沙17公里。莫拉維亞弟兄會（Moravians），又稱弟兄合一會（Unity of Brethren），發端於15世紀捷克的胡斯宗教改革，形成於16世紀中葉。因該會最初主要活動於捷克中部的莫拉維亞地區而得名。流傳於德國、英國、美國、坦桑尼亞和加勒比地區，分為19個教省，超過90萬信徒，其中一半生活在非洲。此派人數雖少，但它以強調平等、友愛、互助、靈修的特色，而成為新教獨立的一派，其國際組織為“合一會議”（Unity Synod），每7年召開一次。 3. 祁伯爾《歷史的軌跡：二千年教會史》，1986。

4. 蒲國梁“莫爾烏托邦的文化和理論淵源”，《江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9月。

變革、改革與革命

王志勇



“變革”（change）隨時都在發生。有些改變是上帝在自然界設定的法則，比如晝夜的更替，春夏秋冬的輪換，人的生老病死等。有些改變是出於人的自由意志抉擇導致的。

我們將按照上帝所設立的秩序而進行的自覺的、有序的、漸進的變革，稱為“改革”（reformation）；將違背上帝神聖秩序而進行的盲目的、失序的、激進的改變，稱為“革命”（revolution）。在中華民族面對“三千年未有大變局”之際，我們確實需要積極面對時代的變革，自覺地進行心靈秩序與社會秩序的改革，但卻要明確地抵制以法國大革命為代表的無神論、群眾性的暴力革命。

真正的改革包括兩大方面，一是個人內在生命的更新，就是心靈秩序的重建；二是社會文化的更新，就是道德、社會與公共秩序的重建。內在生命的更新是起點和根基，社會秩序的重建是前者的順延和發展。

內在生命的更新

在內在生命的更新上，意志在人性結構和行為模式上最為重要。美國社會保守主義者白璧德在《民主與領袖人物》（*Democracy and Leadership*）中指出：“人所特有、且最終具有神性的特質，是一種意志的品質；……體現為一種有所不為的意志。”¹ 真正的自由人絕不是為所欲為，隨心所欲，而是有所不為！

柯克在《保守主義思想》一書中分析說：“約

束感性衝動，甚至約束理性衝動——正是人所獨有的這種能力，讓他成為了人。盧梭對欲望的屈從，以及功利主義者對貪婪的屈從，將以我們人類的非人化告終。如果社會改革代替了自我更新，情緒上的混亂很快就會毀掉人本主義者的所有設想。”²

心靈秩序的關鍵，就是把身體與感性的欲求置於理性的約束之下，並把理性的思考與約束置於上帝的主權和約法之下。

摩爾（Paul E. More, 1864-1937）強調，人的心中有一個更真實的自我，就是一種持續不變的內在約束機制：“他會明白，對社會的責任不是最主要的法則，也不是個人品格的源頭活水，而是從屬於個人品格的。他會認識到，社會正義本身是值得追求的，不過他會堅持認為，其重要性遠遠比不上首先教導每個人對自己的品格負責。”³

所以，真正的改革首先應當面向自己的品格，以個人的悔改為中心。這正是聖經的核心信息：“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馬太福音4:17）。

因此，柯克強調，保守主義的行動方案，關鍵就是“致力於悔改，致力於一種謙卑仁愛的生活。美國保守派知道，自己基本上所要面對的艱辛工作，就是：讓這個路徑成為他們國家的選擇。”⁴

有智慧的改革

有智慧的人所推動的改革，乃是以一種靜悄悄的方式進行的。越是和平安靜，給社會帶來的震動就越小；這樣，改革的危害性也會越小，建設性也就越大。正如美國很多公路維修都在夜間進行一

我們所當努力的，是通過自覺、有序、漸進的“改革”，來逐步完善個人的內在生命和群體的社會生活。
We need to pursue a self-conscious, orderly and gradual reform in order to further individual spiritual life and collective social life.

樣。施工隊伍在夜間抓緊施工，天亮時人們行駛在嶄新的馬路上，直接領受到益處，又避免了交通受阻。倘若採用敲鑼打鼓、發動群眾來維修道路，這種“革命”或“群眾運動”的方式，往往是嘩眾取寵，別有用心。

因此，耶穌基督教導人行善和祈禱時，特別強調：“你們要小心，不可將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們看見。若是這樣，就不能得你們天父的賞賜了。所以你施捨的時候，不可在你前面吹號，像那假冒為善的人在會堂裡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榮耀。我實在告訴你們，他們已經得了他們的賞賜。你施捨的時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作的；要叫你施捨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報答你。你們禱告的時候，不可像那假冒為善的人，愛站在會堂裏和十字路口上禱告，故意叫人看見。我實在告訴你們，他們已經得了他們的賞賜。你禱告的時候，要進你的內屋，關上門，禱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報答你。你們禱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許多重複話，他們以為話多了必蒙垂聽。你們不可效法他們；因為你們沒有祈求以先，你們所需用的，你們的父早已知道了。”（馬太福音6:1-8）。

假冒為善的人會巴不得別人知道他們在行善、在祈禱。當代的這類人會利用媒體宣傳，把自己打造成社會和教會中的“名人”和“救主”。然而他們內心要得到的，乃是自己的榮耀，並為此不惜使用種種手段，只要出名就好！正如1994年三國演義電視劇中，周瑜所吟唱的《丈夫歌》一樣：“丈夫處世兮立功名；立功名兮慰平生。慰平生兮吾將醉；吾將醉兮發狂吟。”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社會大眾貪求的是功利，知識分子所追逐的就是功名！求主救拔我們脫離世上一切功名利祿的誘惑！

恰恰相反，那些有來自上帝的真敬虔和智慧的



人則是安靜行善，積極建造，悄悄禱告，相信上帝的旨意必會成全。

漸進的變革

柏克曾言：“我們所有人都必須遵從變革的大法則。它是最為強有力的自然法則，而且可能還是自我保護的手段。我們所能做的，也即人類智慧所能做的，只是確保變革以讓人感受不到的方式到來。這樣，就能享有隨變革而來所有可能的好處，而非任何變革的不便。一方面，這種方式會防止即刻剝奪舊有的利益集團；那樣做會在那些立即被剝奪影響力和報酬的人中激起難以排解的嚴重不滿。另一方面，這種漸進的過程將阻止長期受壓迫的人因新獲得大量的權力，而被衝昏頭腦；因為他們肯定會放肆囂張地濫用這樣的權力。”⁵

英美保守主義強調：“社會中的變革是自然、合情合理和有益的；政治家不應徒勞無功地奮力阻擋變革的洪流，因為他是在反對天命（providence）；相反，他的職責是協調、創新、並把真理習俗化，將革新的水流引入習俗的溝渠。”⁶

因此，我們絕不反對“變革”，但對於各種形式的“革命”，卻要十分謹慎。我們所當努力的，是通過自覺、有序、漸進的“改革”，來逐步完善個人的內在生命和群體的社會生活。

如何看待革命

當然，對於暴君暴政，人們應有“革命”的權利，就是以暴力方式推翻政府的權利。這是從正當防衛的權利自然的延伸。這種反抗暴政的權利，乃是美國1776年《獨立宣言》所特別闡明和強調的。

另外，從廣義上我們也可以談“思想的革命”、“學習的革命”、“品格的革命”、“教育的革命”、“清教徒的革命”等。此處的“革命”一詞，乃是指劇烈的範式性變革，與無神論和群眾運動並沒有直接的關係。我們所反對的，乃是以1789年法國大革命為代表的那種無神論、群眾性的暴力革命。

經由奪權而執政的政府，不僅“打江山，坐江山”，還為會為了把“江山”代代相傳，而壓制、摧殘人民的信仰自由和言論自由，施行愚民政策。正如鄧曉芒在《新批判主義》裡談及中國社會面對的危機時說：“老百姓已經習慣了被愚弄。直到今天，他們自欺的心理結構仍然萬分需要有人來愚弄，否則人格就會崩潰——這才是真正令人悲哀之處。”⁷

激進的革命總是試圖用激進的方法帶來改變，甚至將人殺死，認為只要把各種反對自己的“敵人”全部消滅，從此以後就可以過著幸福的生活。二十世

這種“靈魂的政治”是把宗教經歷視為政治秩序的根基。英美保守主義的精華便在於此。 The so-called “politics of the soul” sees religious experiences as the foundation of political order. It is the essence of conservatism in Britain and America.

紀的德國納粹、蘇聯古拉格等大規模屠殺和勞改，就是以此為思想前設。

發自靈魂更新的改革

時代與處境的變革是不可避免的，關鍵是我們要有自覺的去進行真正的改革。這種改革，對個人而言，是以人格的獨立為根基；對社會而言，則是以文化的更新為導向。

鄧曉芒的分析非常深刻：“人的靈魂不獨立，就需要寄托或說寄生，哪怕是依附於一株即將枯死的老樹。今天的禮崩樂壞、道德淪喪，正是因為幾千年的枯樹已然傾覆而導致的。那麼，當代知識分子的使命，是把這株枯樹重新扶起來，給它按上塑料做的枝葉和嫩芽呢，還是給國人的靈魂注入真正的活力，讓它能夠立足於現實生活自身的根基？”⁸

倘若沒有靈魂的更新、內在秩序的重建，中國人即使有憲法，也不會有真正的憲政；即使有民運，也不會有真正的民主。

基督徒可以為中國傳統文化和國人的靈魂注入來自天上的活力。因為我們身上有著來自上帝的大能大力，這能力曾使耶穌基督從死人中復活，也必然能使國人的靈魂浴火重生，文化重新更新。正如使徒保羅所言：“祂向我們這信的人所顯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祂在基督身上所運行的大能大力，使他從死裡復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邊，……又將萬有服在他的腳下，使他為教會作萬有之首。教會是他的身體，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以弗所書1:19-23）。這種“靈魂的政治”是把宗教經歷視為政治秩序的根基。英美保守主義的精華便在於此。⁹

謹防野心家

自古以來，不管是在社會中還是教會中，都不缺乏各種形式的陰謀家和野心家。他們最擅長提出各種“口號”，發動各種形式的“革命”！這些人往往是以宗教家、政治家、道德家、革命家的面貌出現，然而他們不過是利用宗教、道德、政治之名謀取私利。使徒保羅曾提醒我們：“這也不足為怪，因為連撒但也裝作光明的天使。”（哥林多後書11:14）

政治上的暴君暴政固然可憎可怕，但那些歪曲真理、顛覆真道、誤導民衆的人，更是在精神、思想和靈魂上向人施暴。這些壞了心術、失喪真理之人“以敬虔為得利的門路”（提摩太前書6:5）。因此，耶穌強烈地責備說：“你們這假冒為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因為你們正當人前把天國的門關了。自己不進去，正要進去的人，你們也不容他們進去”（馬太福音23:13）。

值得警醒的是，此類亂世梟雄式的人物之所以屢屢成功，往往是以“平庸的惡”、“狂熱分子”、“烏合之眾”的存在為前提。¹⁰ 求主賜給我們智慧，使得我們能夠分辨好歹，免得不知不覺被這些撒但的差役蒙蔽利用。

發揮光與鹽的功用

求主恩待，使我們能夠在社會中發揮光與鹽的作用，安安靜靜，卻具積極性、建造性的功用。讓我們學習〈寧靜的祈禱〉：“賜予我們安寧之心，接受我們不能改變的一切；賜予我們勇敢之心，改變我們所能改變的一切；賜予我們智慧之心，使我們明瞭變與不變之別。”



宋朝王令在其《送春》詩中言志：“三月殘花落更開，小檐日日燕飛來。子規夜半猶啼血，不信東風喚不回。”2018年4月間，筆者在北京拜訪一位弟兄，談及“杜鵑啼血”的心志，他送我一首新作：“任它雨急風驟，春光自在心裡。主恩浩蕩壯肝膽，杜鵑聲聲更溫柔。”

我們基督徒的心中既然有聖靈，不管環境如何，都有上帝的同在，因此不用像杜鵑鳥那樣悲壯淒婉。我們當持更溫柔、更謙卑的態度，用積極、正面的方式，來對待中國傳統文化，和教會所面對的逼迫。¹¹

作者現任美國改革宗長老會弗吉尼亞主恩基督教會主任牧師，本文摘選自《福音、國度與文化：三化異象與基督徒的侍奉戰略》

註：1. 柯克，《保守主義思想》，423頁。 2. 同前。 3. 柯克，439頁。 4. 柯克，492頁。 5. 柯克，44-45頁。 6. 柯克，126頁。 7. 鄧曉芒，《新批判主義》，6頁。 8. 同前。 9. Glenn Hughes, *The Politics of the Soul: Eric Voegelin on Religious Experience*, pp. 11-31. 10. 參漢娜·阿倫特，《極權主義的起源》；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關大眾平庸之惡的報告；埃裡克·霍弗，《狂熱分子：群眾運動聖經》；哈羅德·伊羅生，《群氓之族：群體認同與政治變遷》；吉斯塔夫·勒龐，《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



大撕裂的時代

王俊

世界正在陷入撕裂，社會正在陷入撕裂，個人生活也正在陷入撕裂。我們迎來了一個大撕裂的時代。其實，這個撕裂早在20年前就已經開始，只是當時大家還沉浸在全球化的狂歡和普世價值的想像中，沒有幾個人注意到。

在大撕裂的時代，我們將面對怎樣的困難或危險？我們又能何為呢？

自由世界凱旋後的撕裂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蘇聯與東歐解體，共產主義陣營衰落，自由世界似乎完全獲勝，“歷史終結”的聲音越唱越高。隨後，世界走向全球化的浪潮，普世價值幾乎無可爭議，代表樂觀人士觀點的《世界是平的》一書暢銷全球。

然而，世界從此並未平坦過。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雖然經濟開始融入世界，但政權性質沒有改變。2001年的“9.11”事件，是以賓拉登為首的伊斯蘭激進勢力所發動對美國的襲擊。2003年美國雖在伊拉克贏得勝利，但迎來的，卻是一場曠日持久的反恐戰爭泥潭。

2011年，美國擊斃了賓拉登，摧毀了利比亞政權，驅趕了基地組織，但並沒有消滅伊斯蘭激進勢力。當年伊斯蘭世界出現的短暫“茉莉花”革命，並沒有成功，大多數國家都未轉型；相反，很多穆斯林走向激進。分散的伊斯蘭極端勢力聚集到伊斯蘭國（ISIS）麾下，他們殘暴的手段讓全世界陷入驚恐之中。

反恐戰爭帶來了嚴重的難民潮。大量敘利亞、

阿富汗、北非的難民湧入鄰國，企圖奔赴歐洲，不僅使周圍國家陷入難民危機，更讓歐洲陷入宗教與種族的衝突，社會不堪重負。

世界性的金融危機接踵而至。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的爆發，損及全世界；歐洲的希臘、冰島陷入破產，西班牙、義大利岌岌可危，老牌強國英國也陷入恐慌，想藉脫歐來脫困。上世紀九十年代所形成的歐盟，原本堪為全球化和普世價值成功的標誌，如今則面臨解體的窘境。

自由世界正在各種危機中經歷撕裂。意識形態的勝利和經濟的短暫繁榮，並沒有消滅危機，反倒暴露了更多、更深的危機。美麗新世界的夢想徹底落空。

意識形態的撕裂

在蘇聯與東歐解體之時，很多人以為資本主義壓倒性地擊垮了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對抗的時代已經結束。當時雖然有人提出潛在的問題，比如福山的名著《歷史的終結與末人》及德里達的《馬克思的幽靈》，但都沒有受到應有的關注。不幸的是，二十年後，這些問題再次捲土重來，而且不再是理論，已演變成現實問題。

近來愈演愈烈的中美貿易戰，表面是經濟領域的衝突，但隨著談判進行所暴露出來的分歧，人們越來越看到，經濟的衝突乃是表面的，深層的結構性問題則牽扯到意識形態和政權性質。所以雙方一直難以達成協議。

世界這兩個最大經濟體的衝突，已經讓兩國開

如今各種宗教所構成的意識形態都非常活躍，讓世界變得更加分化和撕裂。
 Nowadays ideologies based on different religions are very active, making the world more divisive and torn-apart.

始撕裂。未來到底會撕裂到何種程度，尚不可知。但貿易戰已經上升到科技戰，還有可能升級到貨幣戰甚至金融戰，從這勢頭看，前景很難樂觀。

正當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意識形態硝煙再起之際，宗教也被捲入進來。伊斯蘭教與現代化正面交鋒之後，愈益走向保守，成為對抗全球化最頑固的力量。與此同時，其它宗教也開始行動起來。佛教、儒教、印度教以及各種形式的民間宗教，都紛紛發聲，或是對抗代表普世價值的基督教，或是爭奪全球化的主導權，或領域中的主權。總之，如今各種宗教所構成的意識形態都非常活躍，讓世界變得更加分化和撕裂。

意識形態的撕裂，以前被掩蓋在經濟全球化的大幕之下。如今隨著全球化的趨勢減緩或受挫，民粹主義開始興起，各種意識形態也隨之現身。這樣的衝突會在各個種族、宗教、文化中帶來多嚴重的後果，現在還很難評估。

社會生活的撕裂

在西方，社會被各種不同的價值觀念撕裂，出現了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之爭，左派與右派之爭，不同宗教間的衝突，同一宗教內不同派別的衝突，不同種族間的衝突等等。這種社會的撕裂，在美國和歐洲各個國家的政治選舉中表現得最為突出。

美國2016年的總統選舉，不僅混亂的程度出人意外，結果更讓人意想不到。各方價值立場的差異之大，幾乎淹沒了兩百年來的美國精神。原有的政治人物模版被拋棄，粗俗、自大狂式的政治素人當選了美國總統；美國進入了另類政治時代。

同樣，法國選出的總統馬克龍，其政治立場和個人生活都與傳統政治人物迥然不同。而義大利、英國等也都出現了類似的情況。

同一時期，中國的政壇也進入新的世代，由曾經下鄉的知青掌權。以為已遠去的政治狂野又捲土重來；唱紅打黑再度盛行；五毛和小粉紅迅速增加。自由主義和新左派之爭，演變成社會生活價值的撕裂。經常可以看見，由於擁護或反對唱紅，朋友會吵得面紅耳赤、分道揚鑣，甚至大打出手。

宗教衝突也在中國出現。伊斯蘭信仰和民族問題混合在一起，“東突運動”撕裂了伊斯蘭教與佛教、基督教，維吾爾人及漢族。基督教的蓬勃發展引致執政者對意識形態掌控的恐慌，也讓傳統佛教和儒教感到不安，以致基督教被貼上“西方”的標籤，遭到各種打壓。

世界各地社會生活的撕裂也大同小異，人們對

未來感到越來越不安。

個人生活的撕裂

世界的撕裂也進入個人生活的微觀領域。就我本人在中國和美國的生活經驗來看，這種撕裂不僅普遍，還非常深入。

在中國，幾年前人與人之間還容易合作或交往，不在乎個人的價值或立場；但如今變得越來越困難，必須選邊站。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以前的政治、經濟或社會理想逐漸破碎，公約數變得越來越小，尋求共識越來越困難；另一方面則是國家對政治意識日益收緊，以前可以置身事外，或以模糊方式處理，如今則越來越不可能。

由於價值立場外露，原來隱藏的矛盾也逐漸浮現，導致人際交流的困難。以看球賽為例：以前看球時，哪個球員打得好，大家就稱贊誰，即使外國運動員贏了，稱贊老外也沒關係；現在，民族國家的因素被摻入了，一不小心就會被指責為不愛國，被扣上崇洋媚外的帽子。看球賽是最普通的事了，其他的敏感話題爭吵得更厲害，甚至引致立馬絕交。微信圈有篇《漸行漸遠的不止是個人友誼，還有價值立場》，轉發和點贊的人很多，可見個人生活領域的撕裂，已經是大家共同的感受。

在美國，不難看到不同種族、階層、宗教信仰之間，隔閡也越來越大。以對川普的評價為例，很多知識階層對他非常厭惡，認為他粗魯、自大、沒有修養；但也有人對他非常認同，認為他代表了美國人民的利益，維護了傳統的價值。至於對醫療、教育、移民等問題上，分歧也極大。不過美國有民主商討的傳統，即使互不同意，私下還能彼此尊重，很少出現爆粗口、掄拳頭的畫面。

歷史尚未終結

“歷史終結論”是黑格爾的傑作。在《歷史哲學》中，黑格爾提出：歷史的發展就像太陽的東升西落。資本主義社會最終會消除主奴關係，達到所有人的平等和自由，他以為，這就是基督精神的實現，而德意志帝國將是其代表，能實現人間天國。

但是這一唯心論的政治理想並沒有實現。資本主義非但沒有消除主奴關係，反倒製造出一大批現代奴隸：產業工人。德意志帝國不僅沒有代表基督精神，反倒兩次發動世界大戰。

歷史沒有在資本主義自由競爭中達到和平終結，也沒有在戰爭征服中達到武力終結。兩次世界大戰帶來了更大的撕裂。一戰後，工人運動風起雲湧，最後彙集成組織化的共產主義運動，並建立了

末人時代的危機，是意義的危機。
The crisis of the era of the last man is the crisis of meaning.

歷史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同時，西方對東方的征服，引來殖民地如火如荼的反抗。

二戰結束後，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水火不容、你死我活地對立，長達五十年。同時，原有的殖民世界體系雖然瓦解，世界卻成了東西對立，南北分化。“歷史終結論”成了歷史笑話。

但是，隨著上世紀末社會主義國家的紛紛解體，“歷史終結論”再度受到青睞。甚至各種終結理論也紛紛出爐，比如：哲學的終結、意識形態的終結、藝術的終結、宗教的終結等。網上搜一搜，可找到一大堆相關書籍。

所謂的終結，乃是指目標已經達到，不會再發展了。歷史的終結，就是指歷史進入了最高階段，今後不需要擔心出現大的衝突，可以過美好生活了。顯然，這種理想不會實現。福山指出，即使歷史真的終結了，人的問題依然無法解決；因為將會出現一大批尼采所說的“末人”，這些人沒有目標，精神空虛。他們會幹出什麼事呢？

幽靈的顯與隱

幽靈，是指自古至今不斷纏繞人類心靈的問題。近代之前，幽靈只是個人問題；可在近代之後，卻變成影響巨大的社會政治問題。《共產黨宣言》標誌著幽靈問題作為社會政治問題的正式誕生。在開篇，馬克思和恩格斯寫道：“一個幽靈，一個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大陸徘徊。”這個幽靈在尋找身體，後來真的找到了。

在《馬克思的幽靈》一書中，德里達分析了幽靈的特性：幽靈是沒有被安頓好的靈魂，牠不能入土為安，而是到處游蕩，伺機報仇。幽靈是心懷怨恨的靈魂，只要有仇恨，牠就有市場，就會找到自己的身體。在社會矛盾不太劇烈時，幽靈處於隱伏狀態；一旦矛盾升溫，仇恨加深，牠就會現身。

當年徘徊在歐洲的幽靈，後來掀起轟轟烈烈的共產主義運動，乃是因為資本主義在創造財富的同時，也在製造仇恨；工人成了犧牲品。這些仇恨的



群體被幽靈捕獲，成了牠的身體，帶來了暴力、革命、戰爭、屠殺，滿足了幽靈的嗜血特性。

如今，隨著全球化和普世價值的受挫，隱藏的幽靈又開始蠢蠢欲動。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全球化並不是按照普世價值的方式推進的。普世價值含著對人的愛、對仇敵的愛；可是全球化體現的，只是對財富的愛。因此，全球化只是帶動了經濟，最終變成資本的全球化。而因著全球化，各地的宗教信仰、倫理道德、文化價值、生活方式及自然環境等都被攪動，帶來各種問題。若處理不當，就會積累矛盾，導致撕裂。在這個過程中，幽靈便開始活躍，尋找自己的身體。

末人的威脅

全球化帶來財富的巨大增長。理論上，發達國家可以建立福利制度，照顧底層人民，避免他們因缺乏而陷入仇恨和暴力；後發國家可以因著工作機會大量增加，讓多數人改善生活，避免因飢餓威脅帶來的動亂隱憂。

但是，身體飢餓的問題得到解決之時，精神飢餓的問題反而嚴重起來。歐洲先進國家的福利社會製造出一大批懶人，靠國家救濟維生，無所事事，白天睡覺、晚上混酒吧，對生活不滿，又感覺人生沒有意義。一方面，他們沒有創造的意願，因為“歷史終結”的社會氛圍讓宏大敘事被罷黜，他們找不到價值的源泉，感覺幹什麼都沒有意義；然而成天睡覺喝酒，更讓他們感覺人生無聊至極。

這些人成了醉生夢死卻又不滿足的末人，他們內心渴望著一種極端的激情。因此，當伊斯蘭國興起，號召建立理想國之時，不少人便興奮起來，從歐美國家奔赴中東，不惜冒著生命危險。

在中國等後發國家，大多數民衆的大腦被洗得乾乾淨淨，一味跟著政府宣傳走；還有一批人則成為只追逐財富的庸人。一般民衆被房子、車子和孩子壓得喘不過氣來，過著“996”或“997”的生活，感覺不到生命的意義；他們滿腦子除了金錢就沒有別的；對社會政治的變動先是不關心，後是看不懂，最後只是隨波逐流。在這個過程中，他們會被各種似是而非的意識形態塑造，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更不會去想該做什麼，成了十足的庸衆。

至於既得利益者及其後代，因為財富權力得來太容易，所以大多變得任性而無知。他們飆車、酗酒、泡妞、甚至吸毒和犯罪，但這些也不能讓他們滿足——因為他們找不到意義。

末人時代的危機，是意義的危機。這危機一旦

發生，沒有思考能力的末人會飢不擇食：凡是能激起他們深深渴望的意義熱情，無論是否極端，他們都會奮不顧身、不顧一切的追隨。因此，末人的時代為邪惡價值和邪惡意志提供了機會。只要有人足夠膽大、足夠邪惡，就很可能把這些僵屍化的末人變成幽靈的身體，在這個世界掀起腥風血雨。這正是大撕裂時代面臨的威脅。

大撕裂背後的上帝掌權

上帝在歷史中掌權，無論是在和平、混亂、或大撕裂的時代，上帝的手牢牢把握著時代的脈搏。作為基督徒，我們不僅要看清時代的特徵，更要看到背後的上帝。唯有明白上帝的作為，並相信上帝在歷史中掌權，我們才不會因周圍的撕裂而悲觀、失望，甚至絕望；反倒可以憑藉信仰的力量，找到個人在時代中的使命。

我們處在末世，保羅稱其為“彎曲悖謬的世代”（腓立比書2:15）。在這個世代，什麼荒謬的事情都可能出現，因為世界陷溺在罪惡過犯之中。所以，各種意識形態的爭鬥、不同社會立場的分裂、個人生活和心理的混亂，都是必然的現象。這個世界本來就是撕裂的，只是在全球化失敗後的當今更為顯著而已。

其實，歷史終結觀並不是黑格爾的創造，它的淵源來自基督教。根據聖經，耶穌再來時會



行善中的試探

馬麗

最近讀了安南（Kent Annan）的書《上帝的國緩緩降臨》（*Slow Kingdom Coming*），作者是惠頓學院人道主義救助中心主任，他長年從事國際非營利組織（NGO）事工。讀完深深感嘆，這是一本相見恨晚的書；如果早幾年讀到，也許可以少走一些彎路，免去一些虛假的盼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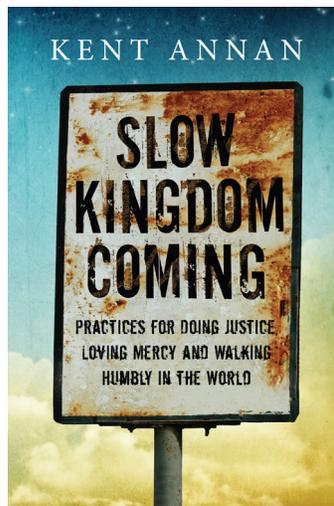
這本書提醒基督徒，在行公義時常會遇到三種試探：

（1）求快見果效，被宏大敘事激勵，想要改變世界，同時把事工可見的成功，理解為上帝對這一事工的祝福。

帶進歷史的終結。黑格爾的觀點是這一基督教觀念的世俗化，是人間天國理想的歷史哲學表達。“幽靈”觀念更是與基督教息息相關。當年歐洲稱共產主義為幽靈，就是把它看作基督徒所說的魔鬼。“末人”也可以在《聖經》中找到對應形像，比如所多瑪、蛾摩拉城中的居民，或啓示錄中的巴比倫。

自耶穌道成肉身之後，歷史的方向已經確定了，只是在等待它終結的日子。歷史的終結絕不會是黑格爾所提理性啓蒙基礎上的人間天國，而是主耶穌再來時所出現的新天新地。

保羅指示我們在這個世代



（2）容易愛心冷淡，因此很難長期委身並專注於一項事工。在公益界也不斷換領域。

（3）用行善定義自己，不再敏感於罪和動機，生命漸漸僵硬而且虛假。

屬靈試探的實質，是將“表現”與深層的“實狀”

混淆，訴諸於人“眼目的情欲”，也即是看得到的方面。這些試探會將公義事工扭曲，變成一些奇怪的項目，安南稱之為廉價的同情（cheap compassion）、貧民窟旅遊（poverty tourism），甚至更惡劣的，是對受助者尊嚴的剝奪和傷害。

該怎樣生活：“黑夜已深，白晝將近；我們就當脫去暗昧的行為，帶上光明的兵器。行事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晝，不可好色邪蕩，不可爭競嫉妒。總要披戴主耶穌基督，不要為肉體安排，去放縱私欲。”（羅馬書13:12-14）我們能如此行，就不會落入末人的境地，反倒是作鹽作光，讓人們在大撕裂時代看到拯救的希望。✚

作者原在中國一所大學任教，現在美國進修神學；為恩福神學生。

我們是利用基督信仰來實現自己的人生意義，還是在基督裡尋找到自己？
Do we seek to realize the goal of our lives by using the Christian faith, or do we seek to find ourselves in Christ?

事工與速度

後現代是一個人人都對“意義”飢渴的時代，基督徒也不例外。基督信仰的確提供了一套意義價值，但核心必須是對耶穌基督本身的認定。

我們是利用基督信仰來實現自己的人生意義，還是在基督裡尋找到自己？這兩者的差別可能僅僅一線之隔。前者能量充沛，足以讓自戀式的野心猛漲，表現出“為主大發熱心”、“開拓神國疆界”，實質上卻是自己在扮演上帝。

安南說：“若一個開拓者的心靈是這樣的，他就很難耐心去學習。”有兩樣東西可以用來檢驗：其一，是否結出不斷悔改的果子；其二，是否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世俗化對教會的影響之一，為對速度的要求。安南提醒說：“速度帶來更快的速度，讓我們失去耐心，覺得我們必須要做得更快。”這一現象背後是一種“走捷徑”的心態。“捷徑的試探，是要我們滿足於那很容易就實現的國度；但它最終是會坍塌的。”

任何事工首先都需要聆聽，去理解人們的生活處境。這需要投入大量時間，不是一蹴而就的。安南提出：“當身邊的事物變化太快，我們仍然確認：上帝的國度在緩慢進行。這並不意味我們不期望快快改變。恰恰相反。正因為我們對於盼望非常認真，所以我們才會用靠得住的方法來努力前進。”

專注與尊重

基督徒投入非營利組織，也需要專業。專業性來自長期對某個領域或人群的專注，將愛傾注於上帝所托付的使命，執著地完成。

不管是幫助殘疾人或貧困家庭，每一個事工都會切入龐雜的社會問題。每一個需要救助的人群，都是需要被瞭解的亞文化群體。“謙卑”體現在聆聽其中的複雜性，而這是必須付出大量時間和精力才能作到的。因此人們往往卻步，草草結束，或轉到另外一個領域。然而若沒有深度的理解，事工就會流於表面。

任何一種社會公義事工都是跨文化的，涉及經濟維度（如對窮人的救助）和跨信仰的維度。在接觸不同於自己的群體時，基督徒應先省察自身文化無形中的優越感，並且悔改。因為這類元素會使人在不經意之間讓對方覺得不受尊重。

例如，一個基督徒團隊到貧困山區開展支教事工，志願者們在當地孩子面前使用蘋果電腦和手



機。這些科技產品會給貧困家庭的孩子帶來暫時的新鮮感，但也傳遞出城市富裕文化的優越感。如果這個事工的使命是針對經濟不公，那麼在實踐時，就應採用與目標一致的作法，否則就喪失了其“真意”（fidelity）。

不管是參加非營利組織，還是短宣，參與者事後常常分享：自己因這經歷學到對生活感恩，因為接觸到生活更困難的群體。安南說：“如果你與受苦之人同行，得到的最大收穫，只是對自己的生活感覺更加良好，那麼，你實際上並不夠尊重那些人。如果我們對公義的理解沒有真正覺醒，倒還不如待在家裡！那樣還對別人更尊重一些。”

如果說，基督信仰可以給非營利事工提供一種核心技能，那就是聆聽——具有同理心、帶著禱告力量的聆聽；上帝常常會藉此作工。這種聆聽也體現出對他人的尊重。

在書中，安南回憶自己曾犯的一次錯誤。海地的習俗是：來到一戶人家的外院，需要等主人出來，示意可以進去，你才能推開院門進去。作為初到的宣教士，他開始並不知道，每次都會直接推開簡陋的院門。後來他為這個動作向當地的朋友鄭重道歉。他反思說：“尊重是慎重考慮他人的感受、願望和權利。”

即便在行善的時候，基督徒也應敏感於自己是一個“文化上的圈外人”（cultural outsider），常常注意是否跨越界限，讓他人感到不受尊重——儘管有時界限很模糊、細微。安南反思道：行公義不就是要尊重他人嗎？“尊重的實踐，要體現在行公義、愛憐憫、與上帝同行的每一步。”

謙卑的尊重還體現在一種認識，那就是：在我們之前，上帝早就已在當地人中間作工了。靈性成熟的眼光，是去發現上帝作工的痕跡，並加入那個方向。

行善與持“真”

聖經學者布魯格曼（Walter Brueggemann）曾

一旦個人失去了在上帝面前的“真”，事工遲早也會結出虛假的果子。

Once a person loses his or her truthfulness before God, it is only a matter of time when the ministry begins to show fruits of falsehood.



經說：“定義我們人生的，不是別的，而是‘真（fidelity）’，即在信仰實踐中，怎樣保持在上帝面前的‘真’。”基督徒聲稱是追求真理、並被真理得著的一群人，因此必須言行一致，表裡如一，才是“真”的為真理做見證。

但在現實中，行公義的基督徒也容易被虛假之罪蒙蔽。我們行善之舉的背後，可能仍藏著自私的動機，是我們沒有意識到的；然而，只要有機會，這類隱而未現的罪就會結出損害他人的果子來。自私的動機往往是生命中曾受過之傷害的印記。我們要深刻自省，行善之舉是否真正基於盼望和感恩，還是被過去的傷害、自負、虛榮或懼怕所驅動。

《當行善之舉傷害他人時》（*When Helping Hurts*）一書的作者反思說：“我有時不經意就將窮人變成物化的客體（objects），用他們來實現自己的某種野心。”基督徒對於行為之動機應該最為敏感，他們知道，上帝看重人的動機過於結果。一旦個人失去了在上帝面前的“真”，事工遲早也會結出虛假的果子。

安南尖銳地指出：“當我們進入一個人的生命，去幫助他時，要知道，這一舉動也帶著傷害他的可能性。”他警惕行善的基督徒，要誠實地認識到，當你在行善時，裡面會出現自我感覺很好的東西，這顆“自義”的種子慢慢被表面的善行澆灌，最終會結出剛硬的惡果來，以至於傷害他人。聖經稱之為“虛榮”（vainglory），就是人渴望自己所作的被看到、被認可、被感謝。行善之人漸漸成了英雄，甚至成了救主。可嘆的是，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這是宣教殖民主義的主旋律。

真實與虛假之間的檢驗，就是不斷的自省和悔改。祁克果曾說：“我們只能在回頭看人生的時候，才會理解它；但人生是要往前看去活的。”這種“回頭看”常常意味著對自身的省察和悔改。唯有悔改，才能幫助人卸下自我成功的試探。 

作者為社會學博士

索閱單

（請複印後填寫，寄回本刊）

稱謂 Mr. _____ Mrs. _____ Ms. _____ Rev. _____

收件者（中文）_____

(Name) _____

(Address) _____

(City) _____ (State) _____ (Zip) _____

(Tel) _____

(e-mail) _____

以下項目歡迎索閱，並自由奉獻。請酌增郵費。

雜誌／期刊

____ 恩福雜誌從第____期開始（一年四期成本約20美元）

____ 《基督教與中國》（每輯建議奉獻8元）

第一輯 ____本 第二輯 ____本 第三輯 ____本

第四輯 ____本 第五輯 ____本 第六輯 ____本

書籍（以下為建議奉獻）

____ 《恩福靈筵—馬太福音》 ____本（12元）

____ 《恩福靈筵—使徒行傳》 ____本（10元）

____ 《恩福靈筵—羅馬書》 ____本（8元）

____ 《恩福靈筵—哥林多前書》 ____本（9元）

____ 《恩福靈筵—啟示錄》 ____本（10元）

____ 《跨越傳統尋真理》 ____本（15元）

____ 《當淚眼望向榮耀—八福闡析》 ____本（10元）

____ 《當心靈飛向寶座—主禱文闡析》 ____本（12元）

____ 《文化宣教面面觀》 ____本（20元）

____ 《宇宙本體探究》 ____本（20元）

____ 《聖經遇見小故事》 ____本（10元）

____ 《穿越科學的迷霧》 ____本（15元）

____ 《生命的U-Turn》（繁） ____本（10元）

____ 《生命的U-Turn》（簡） ____本（10元）

____ 《中國現代化視野下的教會與社會》 ____本（20元）

____ 《基督教文字傳媒與中國近代社會》 ____本（30元）

____ 《基督教與社會公共領域》 ____本（15元）

____ 《談天說地》 ____本（20元）

____ 《中國基督教研究》 ____本（10元）

影音產品

____ 恩福佈道培訓系列 DVD（20元）

第一套 ____ 第二套 ____ 第三套 ____

____ 恩福佈道培訓系列 CD（10元）

第一套 ____ 第二套 ____ 第三套 ____

奉獻支票請寫：BCMF

請寄至：P. O. Box 18410

Irvine, CA 92623-8410

U.S.A.

周孔之道的敬天傳承

—回應〈反思文化交流〉一文

莊東傑

恭讀《恩福》總72期李民舉牧師〈反思文化交流：從猶太教碑文的簡析談起〉一文，收穫頗多。此文幫助我們稍窺猶太教在中國的發展，及其與儒家的會通。第二大段談到周公旦在西周的關鍵角色，及其對中華文化的奠基性貢獻，給多數讀者開了眼界。但文中對於孔子與儒家的評論，筆者認為值得商榷，因此撰本文回應。

文中說到：「周公之學有很多祈禱性、啓示性的內容」，這是很好的發現。但接著說：「孔子創立的儒家，則刻意迴避這些」，這恐怕並非事實。追根究底，迴避者應是新儒家，而非儒家。文中也說：「他對上帝採取敬而遠之的態度」，這也是典型對孔子之誤解。本文將從三方面分享與儒家、新儒家相關的一些文本及解析，以就教李牧師。

周公之學的虔誠信仰

後周公之學並非新創，乃是繼承堯、舜、禹、湯、文、武等先賢的信仰。正如舊約聖經中的約書亞，他對神堅定的信仰並非自創，乃繼承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約瑟、摩西的信仰。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大雅文王篇）「不顯」即「丕顯」，大顯也；「不時」即丕時，時者，即「甚是」。譯文如下：「文王在上位，其德行昭明於上帝。周國雖是古老之邦，但因領受上帝的新命，乃是新的，周朝大顯光彩，上帝的命令甚對。文王在朝中或在民間，都與上帝同在。」¹ 從此段記載可看出周文王的虔誠信仰。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周頌）文王是藉著遵行神的道，而能有美好德性。「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大雅大明篇）此段描述文王事奉上帝的恭敬。

「我將我享，為羊為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周頌）此段說明，文王把敬拜上帝的方式完整地傳承給後世。堯、舜、禹、湯都敬拜上帝，但文王集大成，且立下典章。



他所做的與摩西相似，因亞伯拉罕、以撒、雅各都認識、敬拜上帝，但到了摩西才有完備的典章。

周文王之後有武王、成王，他們承接了文王對上帝的信仰。「……亦越文王、武王，克之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周書立政）意思是：「……到了文王、武王時代，他們能了解依照三方面度量用人的意思，也明白在三方面任用傑出人才的道理，是以敬虔事奉上帝，為民設立官長。」²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詩經周頌）意思是：「上帝有祂一定的明命，文王、武王承受之，到了成王，不敢安逸，晝夜本於天命旨意，深慮周密，繼續其光明，盡心竭力，所以才能安定天下。」³

夏商周的傳承

比文王更早的信仰先賢是商湯。詩經中記載：「帝命不違，至於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祇，帝命式于九圍。」（商頌）意思是：「上帝之命不敢違背，商族歷代諸君直到湯王都是如此。湯王降生，是及其時。聖敬之德，日有進步。昭明顯達於天，長久不息，唯敬順上帝旨意，所以上帝命他治理九州。」⁴ 上帝使商湯治理九州，乃是由於商湯對上帝的虔誠信仰，這與大衛作王的緣由相似。

商湯的信仰也表現在罪己求雨之事件：「昔者湯克夏而王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

孔子對上帝的信仰，絕不亞於周公；有豐富的文本為證。

The faith of Confucius about God is no less evident than that of Zhougong as shown in an abundance of literature.

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於是剪其髮，磨其手，以身為犧牲，用祈福於上帝。民乃甚語，雨乃大至。」（呂氏春秋卷九）

孔子如此引述商湯的禱告：「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論語·堯曰第二十）商湯一人，站在有罪的百姓與上帝之間，將贖罪祭獻上，為求得上帝的赦免，是非常美的信仰見證，如同大衛所做的獻祭與禱告（歷代志上21:26-27）。

比商更先是夏。夏代的士大夫是周公所嚮往的，有周書為證：「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顯哉！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周書立政——言官人之道）譯文如下：「周公說：唉！美哉！能知道憂恤者少矣！古時的人像夏代，大夫們都很要好，呼籲俊傑才智之士尊敬上帝，知道誠信地遵照九德而行。」⁵

孔子提到大禹對上帝的信仰，給予相當正面的肯定：「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論語泰伯第八）所以從大禹開始的夏代，擁有「尊上帝，行九德，知憐恤」的美好見證。

周代的人除了羨慕夏代，他們也知道殷代的人有虔誠信仰、美好德行：「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周書酒誥——謂戒酒之辭）意思是：「我聽見說：在以前殷代的明智君王，都敬畏上帝，使百姓光明，能行出美德秉持智慧。」⁶



夏、商、周三代是華人在信仰與道德生活上相當好的時期，主因是君王作榜樣，帶動百姓也虔誠地信靠上帝。

堯與先王的信仰淵源

比禹更先是堯。孔子、孟子都見證了堯對上帝的信仰：「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孟子滕文公第三）

堯、舜、禹的禪讓，是中國古代僅存的民主政治。究其原因，乃在於堯、舜皆敬拜上帝，認為天下是屬於上帝的。孟子如此分析：「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孟子萬章第五）堯不把天下當作是自己的，所以謹慎地尋求上帝，上帝藉客觀事實顯明舜是合神心意的人，堯才把天下交給舜。中國古代的禪讓政治被傳為美談，其主因乃在於君王看自己是上帝的僕人，而不是國家的主人。

筆者曾在《恩福》季刊總47-50連續四期連載〈華人回家：創世記與先祖〉系列文章，其中詳述華人獻羊為祭給上帝的信仰傳承。大致內容說到，亞伯獻羊羔為祭，蒙神悅納，得了稱義的見證（希伯來書11:4）。這救恩之道一直傳承到挪亞，因此挪亞下方舟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築壇獻祭。獻羊贖罪這件事，藉由挪亞傳給閃，以及閃的後裔。華人乃是閃的後裔，因此傳承執行，並呈現在眾多中國字、古籍之中，以及君王祭天的實際行動中。

孔子說：「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中庸）郊社之禮並不是起源於堯舜，而是更早。史記封禪書詳細記載行郊社之禮的君王，包括無懷氏、慮羲、神農、炎帝、黃帝、顓頊、帝誥、堯、舜、禹、湯、周成王等人。⁷ 論其時間點，幾乎就緊接在挪亞與閃之後。這是相當可以理解的，因為華人並非自創對上帝的信仰，乃是從挪亞傳承而來。

孔子整理五經含信仰表白

孔子對上帝的信仰，絕不亞於周公；有豐富的文本為證。孔子謙稱自己述而不作，主要是整理詩、書、禮、樂、易等五經，這五經是孔子對弟子的教學內容，其中蘊含對上帝的豐富見證。本文前段所引用有關敬拜上帝的見證，幾乎都來自孔子所整理及教導的詩經、尚書。

中華民族本為閃的後裔，傳承了敬畏神的生活，所居之地稱為神州，從炎黃、堯、舜、禹、湯，直到文、武、周公，有過一段平安豐盛的日子。但在周朝後期，華人祖先逐漸離棄上帝。孔子修五經《詩、書、禮、樂、易》，主要目的之一，是要引領君王、百姓回歸敬畏上帝的生活。

禮記與聖經一樣，要求祭物必須完全沒有瑕疵，因為這關乎羔羊基督贖罪的預表。 Like the Christian Scripture, *Li Ji (the Book of Rites)* also requires sacrifices to be spotless. This requirement has to do with the typology of Christ as the sacrificial lamb.

在此僅舉數例。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大雅蒸民篇）乃見證上帝的創造。書云：「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商書湯誓——商湯伐夏桀誓師之辭）乃見證上帝的公義審判與慈愛拯救。禮記云：「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用之，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表記）是見證上帝的引導。樂經記載敬拜上帝的音樂，今已失傳。易經云：「聖人亨以享上帝。說以利貞，順乎天而應乎人。」（下經）乃勉勵人信靠上帝過成聖生活。孔子最後作《春秋》，則在指責罪惡，勸勉悔改。



《禮經》已經失傳，《禮記》是孔子講解《禮經》時弟子所做的筆記，其內容有許多關於祭天之事。論到獻祭給上帝的重要性，孔子說：「祀帝於郊，敬之至也。」（禮器）又說：「夫禮，先王以成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必死，得之者必生。」（禮運）所謂成天之道，乃是關於祭天，孔子看此事之重要，達到生死的程度。這顯明孔子絕非無神論或人本主義者，乃是虔信上帝的人，且教導弟子要虔信上帝。

論到祭物的品質，孔子說：「是月也，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案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大小，視長矣，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月令）禮記與聖經一樣，要求祭物必須完全沒有瑕疵，因為這關乎羔羊基督贖罪的預表。

聖經說：「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尚且叫人成聖，身體潔淨。何況基督藉著永遠的靈，將自己無瑕無疵獻給神，他的血豈不更能洗淨你們的心，除去你們的死行，使你們事奉永生上帝嗎？」（希伯來書9:13-14）這真理華人可能不明白，其實大部分以色列人也不明白。但先人歷代以來如此實行，用獻祭的行動將所隱含的救恩真理傳遞下來。

論語反映的信仰

孔子所教導的五經間接證明了他對上帝的敬虔，而《論語》更直接反映他對上帝的信仰。《論

語》中有關「天」的記述，至少有14條：

1. 「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八佾）
2. 「子見子南。子路不悅。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雍也）
3. 「子曰：天生德與予，桓魋其如予何。」（述而）
4.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
5.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作家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子罕）
6.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先進）
7. 「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憲問）
8.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陽貨）
9.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泰伯）
10. 「天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八佾）
11.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罕）
12.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堯曰）
13. 「子夏曰：生死有命，富貴在天。」（顏淵）
14. 「子貢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子張）

以上第1至7條及10至12條的「天」字，很明顯是指有位格的天、神性義的天⁸。第8條所說「天何言哉？」一般學者解為自然義的天，但馮友蘭贊成解為主宰之天⁹。第13條「生死有命，富貴在天」的「天」可解為「天理」或「天運」，亦可解為「上帝」，如聖經所記：「祂使人貧窮，也使人富足，



可以說，孔子乃是一位敬畏上帝、祭禱於上帝、相信仰賴上帝、順服效法上帝的人。

One could say that Confucius was a person who feared God, prayed to Him through sacrifice, trusted and obeyed Him.

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貴。」（撒母耳記上2:7）第9條的「天」可解為神性義的天或自然義的天。

消極表達的探究

據前段所述，孔子關於「天」的言論，都是正面、積極的，由此可見孔子對「上帝」的虔信。但關於「神」，則有三處似是消極的表達：

1.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雍也）
2. 「子不語：怪力亂神。」（述而）
3.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先進）

第1例「敬鬼神」，是回答何謂「知」（知者，智也）。意思是：「*想要有智慧、知識，就當敬畏神明而不迷信。*」¹⁰ 這樣看來，「敬畏神明」並非不重要，而是重要的。正如聖經所說：「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詩101:10）。

第2例「子不語：怪力亂神」。「怪力亂神」是兩個詞，而非四個詞。「怪」與「亂」多數是作形容詞，尤其分別與「力」、「神」這兩個名詞相連，用為形容詞實在是最自然的。所以，孔子不談的是「怪力」與「亂神」，這幾乎就是聖經中的「魔鬼、邪靈」。孔子不談「魔鬼、邪靈」是非常合理的，若因此說孔子不談有關「神」的事，那就是大大曲解了。

第3例中，「事鬼神」是指「祭祀」之事。一般人將孔子的回答解為：「孔子不注重祭祀鬼神之事。」其實這句話當解為：「孔子說，祭祀鬼神之事是非常慎重的。人若不會服事人，就還沒有資格祭祀鬼神。」從別處可得到强有力的佐證，例如禮記禮器篇所說：「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毋輕議禮！」在禮記祭義篇又說：「唯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這些話皆表明祭祀的重要與慎重。《論語》有一例正面表達孔子對祭禮的看重：「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八佾）若只根據「焉能事鬼」一語，便推論孔子不看重祭祀之事，就完全顛倒了這句話的本意。

孔子個人與上帝的關係

孔子個人與「天」或「上帝」的關係，可歸納為八方面：¹¹

1. 敬天：「無誰欺？欺天乎？」（子罕）
2. 畏天：「君子有三畏，畏天命……」（季氏）
3. 祭天：「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

不祭。」（八佾）

4. 禱天：「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八佾）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丘之禱久矣。」（述而）

5. 信天：「知我者，其天乎？」（憲問）

6. 賴天：「天生德與予，桓魋其如予何。」（述而）

7. 順天：「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先進）

8. 法天：「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陽貨）

由以上歸納，可以說，孔子乃是一位敬畏上帝、祭禱於上帝、相信仰賴上帝、順服效法上帝的人。孔子是否得救，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但可以說，孔子的確擁有一份對創造救贖之上帝的虔誠信仰。

新儒家的偏離

朱子註論語「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曾以「理」詮釋「天」：「天，即理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¹² 清朝錢大昕反對朱子的詮釋，在他的養新錄卷三，有如下的批評：「宋儒謂性即理，是也；謂天即理，恐未然。獲罪於天，無所禱。謂禱於天，豈禱於理乎？詩云，敬天之怒，畏天之威，理豈有怒與威乎？」¹³ 朱子以理說天，但孔子所說的天，乃是神義性的天，是有位格的上帝。

人文學者牟宗三解析孔子的踐「仁」，認為「仁」就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本質與主宰。人不必仰慕、祈求一個高高在上的人格神之天，只要躬行實踐我生命中本有的道德心之仁，在具體生活中「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天」的一切便都在這裡了。此之謂「踐仁以知天」。¹⁴ 但是牟宗三在解釋孔子的「知我其天」及「知天命」時也承認：「孔子的生命與超越者的遙契關係實比較近乎宗教意識，……孔子所說的天比較含有宗教上『人格神』（personal God）的意味。而因宗教意識屬於超越意識，我們可以稱這種遙契為『超越的』（transcendent）遙契。否則，『知我其天』等話是無法解釋的。……在孔子的踐仁過程中，其所遙契的天實可有兩重意義。從理上說，它是形上的實體；從情上說，它是人格神。而孔子的超越遙契，則似乎偏重後者。」¹⁵

黃孝光指出，儒家本以孔子為代表人物，然而揆諸典籍中，可發現，孔子對「天」的體認，顯然與宋明理學家不同。簡言之，孔子承認「天」是含

凡對周孔之道有正信者，我們可對他們見證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所信的，在基督裡得到成全了。We can testify to those who understand Zhou and Confucius properly that what Yao, Shun, Yu, Tang, Zhouwen, Zhouwu, and Confucius had believed has been fulfilled in Christ.

有意志與位格的存在，故有「天喪予」、「獲罪於天，無所禱也」的說法；而宋儒的「天即理」，卻僅偏重在道德義理性部分。孔子原本所講「天」的神秘性、神聖性，到後來的儒者手中就變質了。¹⁶

牟宗三在談論新舊儒學之分時說到，宋朝以前是周孔並稱，以後是孔孟並稱。周孔並稱，孔子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驥尾；但孔孟並稱，則是以孔子為教主。¹⁷ 這裡顯示出儒家變質的線索。孔子對上帝信仰的根，源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且集其大成，而成為中國的「至聖」。但新儒家卻沒有看到人的內心對上帝信仰的重要性，乃切除孔子以前的根，而以孔子的表象為根，以孔子作為新的教主。

靠道德行為全無出路

新儒家以為，捨上帝、取心性道德，是一種進步，卻不知這正是猶太人走的老路。猶太人捨上帝而就律法，以致一事無成，這是使徒保羅所下的斷語：「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義，反得不著律法的義。這是什麼緣故呢？是因為他們不憑著信心求，只憑著行為求，他們正跌在那絆腳石上。」（羅馬書9:31-32）天主教也曾是如此，他們不以基督為本，另立彼得為第一任教皇，強調聖徒的功德，以致於走到律法主義的老路。

新儒家的發展，其實基本找不到出路，朱熹自己也承認：「以理言，則正之勝邪，天理之勝人欲，甚易。……以事言，則正之勝邪，天理之勝人欲，甚難。」在他看來，「三代」是天理流行，一片光明；三代以後的漢唐盛世，則多半是人欲氾濫，一片黑暗。他說：「其間雖或不無小康，而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也。」¹⁸ 關鍵就在於：他們把周孔的上帝丟棄了。

現代學者多把宋明理學新儒家的立場當作是周孔儒家的立場，這就如同把二十世紀的新派神學當作是基督教的神學。這兩種領域，其內部兩學派的差別有相似之處，關鍵都在是否強調敬拜、禱告上帝，還是只注重倫理道德的實踐。基督教與周孔儒家都強調敬拜、禱告上帝，而新派神學與新儒家都只注重倫理道德。

結語

李牧師在文中指出，儒學在漢朝的實踐，產生種種弊端，以此證明孔子的儒學行不通。依此邏輯，我們也可以說，猶太人擁有摩西律法，卻離上帝愈來愈遠，證明摩西律法有問題；或說，第四世紀以後，基督教把西方世界逐漸帶入黑暗的中世紀，證明了基督耶穌的福音有問題。事實上，這是



倒果為因的推論方式。

舊約的摩西、新約的耶穌、中國的孔子，所傳之道都是要人以信上帝為本，但後代的追隨者卻轉為以律法道德為本。正確而言，不是創始者有問題，而是追隨者有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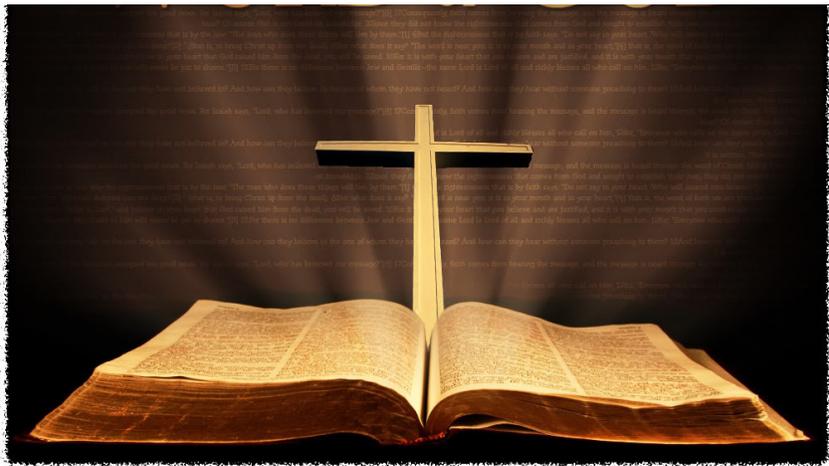
馬丁路德回歸聖經，找到真正的基督信仰；華人若回歸五經四書，也能找到真正的儒家信仰。

凡對周孔之道有正信者，我們可對他們見證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所信的，在基督裡得到成全了。於今最重要的，是來認識信靠基督！至於相信宋明理學新儒家的人，我們要對他們說：快快悔改，脫離人本主義，來到真神上帝面前吧！✚

作者從事牧會及神學教育，香港信義宗神學院神學博士，專研「基督信仰與中華文化」，著有《跨越鴻溝—在華人文化處境中詮釋罪》、《華人回家—創世記與華人先祖》、《啟示錄的4個旋律》等書。

註：1. 雒江生，《詩經通詁》，頁 678-679。 2. 朱廷獻，《尚書研究》，頁 622-623。 3. 馬持盈，《詩經今註今釋》，頁 556。 4. 馬持盈，頁 600-601。 5. 朱廷獻，頁 620-621。 6. 朱廷獻，頁 538-539。 7. 馬持盈註，《史記今註》，頁 1374-1375。 8.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頁 82-83。 9. 馮註：或引〈天何言哉〉之言，以證孔子所言之天為自然之天。然此但謂天〈無為而治〉耳，不必即以天為自然之天。且以天不言為一命題，即含有天能言而不言之意。否則此命題為無意義。如吾人不說石頭不言，因石頭本非能言之物也。見馮友蘭，《中國哲學史》，頁 83。 10.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頁 84。 11. 部分參考嵇哲，《先秦諸子學》，頁 55-56。 12. 朱熹，《四書集註》，頁 65。 13.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一），頁 49。 14. 牟宗三講，《中國文化的省察—牟宗三演講錄》，頁 105-106。 15. 牟宗三，《中國哲學的特質》，頁 33-34。 16. 黃孝光，〈中國文化的發展趨勢〉，《華人文化與福音研討會彙報》，頁 115。 17.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第一冊），頁 13-14。 18. 張灝，《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頁 4, 27-28。

聖經無誤原則的昔與今 (4之3)



呂居

案例分析的借鏡

3. 恩斯被威敏神學院辭退事件 (續)

1) 恩斯的立場

恩斯在《聖經默示與道成肉身》一書中，開門見山便表明寫作意圖：福音派對於創新觀念通常採取防衛態度，“……即便有些觀點已被相反證據質疑得問題叢生，（福音派）依然會固執地堅持這些不會產生風險的觀點。此等脫節的思維方式，讓那些熱愛並持守聖經、同時又認真對待證據的基督徒產生極大的困惑。”³¹ 恩斯想要通過這本書，挖掘並強調聖經屬“人性”的一面。

在恩斯看來，福音派高舉聖經，已經到了把聖經神化的地步，掩蓋了聖經人性的一面。基督論中有一種異端“幻影說”（Docetism），過分強調基督的神性，以至視基督的人性為幻影；而恩斯認為，福音派對於聖經的態度瀰漫著幻影說的色彩。他寫該書的目的，就是要還原聖經屬人性的一面，讓福音派信徒對聖經有全面的認知：聖經既百分之百是神聖默示的天啓之書，也是在特定環境中形成的百分之百出自人手的歷史作品（和基督論的模式類似）。該書取名《聖經默示與道成肉身》，就是為了突出聖經論和基督論在理論模式上的類比性。

圍繞這個目的，全書分成三個部分：1) 通過描述舊約文本和中近東古代文獻的相似性，把聖經放回歷史環境中；2) 通過呈現舊約衆多作者在神學上的多樣性和不連貫性，凸顯舊約各卷著作的歷史獨特性和個別作者獨特性；3) 新約作者在引用舊約經文的時候，同樣帶有第一世紀猶太作者的寫

作特色。恩斯是中近東古代文化的專家，他收集了衆多的證據，說明聖經並不像人們想像的那樣“天啓”（inspired），反而非常地“人性化”。“正如耶穌既是神又是人，同樣，聖經既是神的書也是人的書”³²。

2) 學者不同的聲音

恩斯把基督論的模式套用在聖經論上，受到一些知名學者的質疑。華爾基（Bruce Waltke）認為，恩斯用道成肉身的模式研究聖經默示，並不符合華菲爾德（B. B. Warfield）的“全和啓示論”（Concursive Theory of Inspiration）。³³ 卡森（D. A. Carson）也認為，使用基督神人二性來類比聖經的神人全和協作，並不盡妥當：“……在基督論裡，我們提及兩種屬性和一個位格；但我們在討論聖經的時候，無法使用相同的術語。當我們提到耶穌是真實的人，我們會很謹慎地強調他是一個完全的人，也即完全無罪的人，……如果我們用道成肉身模式來討論聖經或聖經的人性，這種區分（基督完全的人性與我們有罪的人性）如何體現出來呢？我們難道是要說：聖經完全出自人手，但又是一個完全的文本嗎？”³⁴

卡森的質疑顯然是成立的，基督的人性並沒有罪，而聖經作者則無人敢稱自己無罪。屬人作者的局限性與罪性，如何在默示過程中被超越，這是聖經啓示的一個奧秘。如果忽視了這一點，那麼聖經無誤教義就會不攻自破。

圍繞恩斯著作的三個部分，許多學者紛紛發表自己的觀點。畢爾（Gregory K. Beale）認為，恩斯在描述摩西五經與中近東文化之間的連續性時，

書中第三部分討論新約作者如何引用舊約經文，這在威敏一直是熱議的話題。

The third part of the book (*Inspiration and Incarnation*) discussed how New Testament authors quoted the Old Testament. It has been a hot topic at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

高估了異教神話對五經的影響。恩斯在論述古代以色列多神論的議題上，認為“……五經確實採納了神話觀念，這裡指的是神話一詞的常用含義（也即非歷史性的編造出來的敘事）”。³⁵

當時任教於威敏加州分校的傅瑞慕（John Frame）則認為，恩斯的著作可讀性很强，他認同恩斯的觀點，認為福音派和改革宗學者在進行聖經詮釋和神學研究時，確實需要以謙卑的姿態，注重聖經的歷史背景和人性作者的諸多細節。³⁶ 對於部分五經內容與周邊非以色列神話傳說彼此雷同的現象，傅瑞慕並不認為這對聖經權威構成威脅：“改革宗陣營幾乎都承認有機啓示（organic inspiration），認為神聖默示在形成經文的過程中，需要同時藉著屬神和屬人兩種因素”。³⁷ 傅瑞慕反問到，為何有人會認為上帝不可以使用周邊民族的文化因素來產生聖經啓示呢？

該書的第二部分著意描述舊約聖經各卷書的多樣性（diversity）。恩斯強調，這些書卷並非如我們想像的那樣中規中矩、彼此和諧；相反，各書卷的內容不拘一格（messy），彼此之間又張力叢生。

恩斯所使用的具體例證，舊約專家華爾基予以逐個回應。他如此評述恩斯的觀點：“某種理論認為聖經包含明顯的矛盾、荒唐的調和、此前就存在的誤導性的失真啓示、以及基於虛假歷史的教義。據我看來，這種理論與相信上帝字面啓示聖經的教義並不相符”。華爾基一針見血地指出，如果要接受恩斯著作中的觀點，就意味著“……承認聖經有誤，……據我看來，他的神學根基不穩，釋經證據帶有瑕疵”。³⁸

書中第三部分討論新約作者如何引用舊約經文；這在威敏一直是熱議的話題。二十多年前我剛

進入威敏的時候，教授們已經在討論；數年前畢爾就職新約教授，他在就職典禮上的發言依然圍繞這個議題。³⁹ 這議題確實影響深遠，不單涉及被引用經文的原初含義問題，也涉及新約作者所留下的釋經榜樣，又與聖經無誤相關。如果新約作者誤用了舊約聖經，我們很難繼續堅持認定聖經無誤。

關於新約作者如何使用舊約經文，福音派學者們一般有三種觀點：1) 新約作者在引用舊約經文時，尊重並準確傳達了舊約經文在上下文和歷史背景中的含義；2) 承認新約作者在引用時沒有按照舊約經文的原初含義，但同時辯解說，他們不是在詮釋（interpreting）舊約經文，只是在應用（applying）這些經文；3) 承認新約作者對舊約經文的引用斷章取義、脫離歷史背景，但認為新約作者擁有使徒默示權柄，因此這種跳躍是可以理解接受的，並不影響聖經的無誤性。

恩斯的觀點應該屬於第三類，認為新約的作者們並無意遵照舊約原初的文本，也並不在意原作者的寫作意圖；他們事實上是在評論舊約經文的含義。恩斯總結到：“簡言之，新約作者們是在基督復臨的主題下解釋舊約經文的含義。”⁴⁰ 按照他的觀點，舊約經文的歷史文本原意及作者意圖都不重要，詮釋舊約經文的關鍵，是從基督論的角度進行神學性解讀。恩斯提議，新約作者在引用和詮釋舊約聖經時所使用的方法，是今天我們應該追隨仿效的。

3) 最大的弱點

恩斯在第三部分的結論，與前面兩個部分明顯不連貫，跳躍性太大。在第一和第二部分中，他竭力強調舊約聖經的歷史文化屬性和單卷聖經作者的獨特屬性，基本無視聖經默示過程中的救贖框架和神聖屬性。但到了第三部分，他卻來了一個信心的

大躍進（Leap of Faith），竭力論證神學性解經的合理性，主張只要透過基督事件的稜鏡和視角，就可以隨意拉伸和扭曲舊約經文，完全無視相關經文的歷史背景和作者意圖。

恩斯著作的前兩部分和後一部分格格不入，如油和水不相融合。前兩部分注重證據，第三部分注重信心；前兩部分注重聖經屬人的特性，第三部分



耶穌對以馬忤斯路上那兩個門徒的責備和教導，就是要說明：摩西的律法、先知的書，和詩篇上所記的，都是關於耶穌的預言。 When Jesus reproached and taught the two disciples on the road to Emmaus, He made it clear: the Law of Moses, the books of the Prophets and the Psalms all foretold Him.

注重聖經屬神的特性。如果沿用基督論的理論模型來說，恩斯在此處無異已經陷入涅斯多留式的異端，把聖經屬人和屬神的特性割裂，彼此離散、不相融合。這顯然悖離了華菲爾德的全和默式觀。

對於如何從基督論的角度詮釋舊約聖經，學者們有兩種不同的觀點。第一種為基督目的論（Christotelic。這術語由希臘語 Χριστός [Christos 基督] 和 τέλος [telos 目的] 構成）。基督目的論釋經法把耶穌基督作為所有聖經所指向的最終目的。這種觀點容忍舊約經文和最終目的之間存在一定的距離或不確定性，就像九曲黃河最終的大方向是朝東而去，但在特定的河段可以流向任何方向，甚至可能出現決堤改道等不確定因素。

把這種釋經原則應用在新約作者對舊約經文的引用上，就會得到恩斯的結論：一方面承認舊約作者和經文狂野不羈、不拘一格的具體特徵，另一方面又容許新約作者用耶穌基督道成肉身的彌賽亞事件作為這些舊約經文的終極指向，因而出現舊約經文的歷史文本含義與基督論詮釋結果之間水油相離、方枘圓鑿的張力。

基督目的論釋經原則顯然是恩斯的立場，他在〈更圓滿的意義，單一的目標〉一文中表白：“新約作者們進行詮釋的時候，指導原則乃是基督來臨的末世事實。我個人傾向使用‘基督目的論’來描述這種末世論釋經模式。儘管我不會激烈反對‘基督論式’（Christological）或‘基督中心論式’（Christocentric）這兩個術語，但我堅持我的偏好”。

這種基督目的論式的解經，表面上尊重舊約經文的歷史含義與作者意圖，但畢竟留下了涅斯多留式的斷層與撕裂。改革宗正統的釋經立場並不是基督目的論式，而是基督中心論式。此種釋經法站在基督徒的角度解讀舊約，在舊約經文的每一頁都能讀出關於基督的信息。

基督中心論式的釋經法，顯然比基督目的論式更能體現舊約和新約之間的連貫性。按照這種釋經原則，新約聖經作者從基督事件的角度引用和詮釋舊約經文，完全是合情合理的。那些認為新約作者對舊約經文借題發揮、移花接木的指責，因而煙消雲散；對聖經無誤教義的威脅也隨之化解。

4) 最有力的批判

對基督中心論釋經原則表述最有說服力的，當屬三一神學院新約教授卡森。他認為，新約作者從舊約經文中引出的，確實是“隱藏的”含義，但這些含義並非外加的，而是原先就在那些經文裡

面的，只是由於作者的局限，或者心靈的遲鈍，沒有發現這樣的含義。使徒保羅在羅馬書16:25-26說：“惟有神能照我所傳的福音和所講的耶穌基督，並照永古隱藏不言的奧秘，堅固你們的心。這奧秘如今顯明出來，而且按著永生神的命，藉眾先知的書指示萬國的民，使他們信服真道。”如此看來，福音的奧秘原先就隱藏在舊約的經文裡，新約作者在引用舊約的時候，其實是在揭示那原先已經真實隱藏在那些經文裡的信息；這些信息在耶穌以彌賽亞身分降世的大光中顯現出來。⁴²

卡森的神學洞見，是對新約作者使用舊約的最有力、最清晰的解釋，也成了對恩斯觀點最有力的批判。卡森的觀點可以歸納為：1) 舊約聖經裡面預言了彌賽亞的降臨；2) 耶穌的道成肉身是舊約自然而真實的延續；3) 第一世紀的猶太人看不到這一點，是因為他們道德的矇昧及智力的無知；

4) 當新約作者們經過耶穌的點撥，看到了隱藏在舊約裡的彌賽亞語言，他們終於明白了聖經；5) 他們明白聖經，並非把原來不屬於聖經的主題讀進或強加到舊約裡面，而是把原先就隱藏在舊約裡面（但由於他們的矇昧無知而沒有讀懂）的真實意思讀出來了；6) 新約作者們的解釋是對舊約的正解；

7) 他們和當時的猶太人爭論，並不是要讓猶太人讀出舊約裡沒有的東西，恰恰是要指出舊約本來就有的主題；他們要向當時的猶太人證明，耶穌為彌賽亞，正是舊約所預言的，是對舊約預言的應驗（fulfillment）；8) 耶穌對以馬忤斯路上那兩個門徒的責備和教導，就是要說明：摩西的律法、先知的書，和詩篇上所記的，都是關於耶穌的預言（路加福音24:13-44）。



恩斯所代表的基督目的論式釋經，在這個問題上的觀點則可歸納為：1) 新約作者對舊約的釋

恩斯所用基督目的論式的解經方法，與威敏所主張的基督中心論式的釋經原則之間存在張力。

There was apparent tension between the Christotelic exegesis Peter Enns adopted and the Christocentric exegesis Westminster proclaimed.

經原則，和他們同時代的猶太人並無不同；2) 按照第一世紀猶太人的釋經原則，無法從舊約裡讀出彌賽亞的來臨和耶穌的道成肉身；3) 如果按照當時的釋經原則，甚至按照我們今天的歷史文本解經原則 (Historical grammatical hermeneutical principles)，是無法從舊約中自然讀出耶穌的道成肉身的；

4) 新約作者們之所以後來能從舊約裡“讀出”彌賽亞和耶穌的道成肉身，是因為他們在基督事件發生之後，採取了反向讀經法；5) 這種反向讀經法是從耶穌事件出發，對舊約的某些經文加以創造性地拉伸、發揮、甚至扭曲，以作為耶穌事件的佐證和腳註；恩斯認為這正是新約作者引用和解釋舊約聖經的方式，而這種方式通行於一世紀的猶太釋經學者之中，所以新約作者使用這種方法，也是可以接受的；

6) 按照恩斯的意思，新約作者對舊約進行了完全的解構，違背了舊約的自然及完整含義，把舊約聖經拆卸組裝，成為耶穌道成肉身事件的腳註；7) 恩斯認為這種做法是合理的，也是值得提倡的，是我們今天福音派基督徒所應該採用的原則。

然而，恩斯這樣做的結果，是把新約作者說成了舊約聖經的解構者、曲解者、重新組裝者。這是對舊約聖經的否定，帶有亞流主義的色彩；也是對上帝啓示的不尊重。從道德誠信的角度而言，這無異是對舊約經文的誤用、謬用和曲解。恩斯卻認為，只有用這種非自然的方式，才能從舊約中讀出耶穌事件。他也認為，按照自然、正常的解經方式，舊約裡面沒有基督，或者沒有清晰的耶穌事件的預言。第一世紀的猶太人讀不出來，並不是因為他們本身在道德和智力方面的局限，而是舊約聖經本身並不包含對耶穌事件的預言。恩斯如此解讀舊約，顯然帶著致命的缺陷。

恩斯所用基督目的論式的解經方法，與威敏所主張的基督中心論式的釋經原則之間存在張力。⁴⁴ 此外，恩斯在《聖經默示和道成肉身》的前兩部分中，多處暗示聖經中包含“神話”、存在

錯誤，違背了聖經無誤的教義立場。因此，威敏董事會於2008年3月27日做出裁決，在該學年結束之後，恩斯將被停止教職。

從威敏離職之後，恩斯與福音派堅守的聖經無誤信仰漸行漸遠。他於2012年出版了直接違背聖經無誤原則的著作《亞當的進化》，質疑亞當作為歷史人物的真實性。⁴⁵ 在後來的許多署名文章中，恩斯多次挑戰聖經無誤信條，指責芝加哥聖經無誤宣言阻止對聖經的正確解讀和深入研究。⁴⁶ 恩斯後來成為東方大學 (Eastern University, PA) 的講席教授，長期在那裡任教。(待續) 

作者現任教於哥倫比亞國際大學

註：31. Peter Enns, *Inspiration and Incarnation*, p.15.

32. *Ibid.*, p.17.

33. 全和啓示論 (Concursive Theory of Inspiration) 主張：在聖經啓示過程中，上帝超然地照管聖經的成書過程，確保最終的結果體現上帝神聖的意圖，同時也不侵奪人性作者的寫作意圖。換言之，所有聖經作者寫下的，完全是上帝想讓他們寫下的內容，同時他們也如實寫下自己想要寫下的內容。

34. D. A. Carson, *Reviews on Three Books*, <http://www.reformation21.org/shelf-life/three-books-on-the-bible-a-critical-review.php>

35. Gregory K. Beale, "Myth, History, and Inspiration: A Review Article of Inspiration and Incarnation by Peter Enns", *JETS* 49/2 (June 2006) 287-312. Beale發表此文時尚在 Wheaton College 任職；2010年起在威敏任 J. Gresham Machen 講席教授。

36. John M. Frame, *Review of Enns' Inspiration and Incarnation*, <https://frame-poythress.org/review-of-enns-inspiration-and-incarnation>

37. *Ibid.* 38. Bruce K. Waltke, "Revisiting Inspiration and Incarnation",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Journal* 71 (2009): p.83-95.

39. G. K. Beale 在就任 J. Gresham Machen 新約講席教授的就職典禮上發表論文：The Cognitive Peripheral Vision of Biblical Writers, September 25, 2013 (<https://faculty.wts.edu/lectures/the-cognitive-peripheral-vision-of-biblical-writers>)

40. Peter Enns, *Inspiration and Incarnation*, p.115-116.

41. Peter Enns, "Fuller Meaning, Single Goal: A Christotelic Approach to the New Testament Use of the Old in Its First-Century Interpretative Environment", in *Three Views on The New Testament Use of the Old Testament*, p.213-214.

42. 參見卡森對恩斯著作的評述：<http://www.reformation21.org/shelf-life/three-books-on-the-bible-a-critical-review.php>

43. *Ibid.* 44. 因為這兩種釋經路線之間的張力，威敏董事會決定讓舊約教授 Douglas J. Green 在2015年10月退休。辯論的文件可以參閱 <https://students.wts.edu/stayinformed/view.html?id=1794>

45. Peter Enns, *The Evolution of Adam*, 2012.

46. Peter Enns, "Inerrancy, However Defined, Does not Describe What the Bible Does" in *Five Views on Biblical Inerrancy*, 2013



成篇我異象

Jesse

在斯坦福學生團契歡送畢業生的聚會上，我所選的詩歌是《成為我異象》。當時求神開路的雄心與忐忑還依稀記得。

或許在團契的弟兄姐妹看來，我時時宣講教會對於中國社會政治現狀的重要性，儼然聚敬虔、發展、愛國於一身。而我內心卻才開始意識到問題的複雜性。基督的大使命與這個國家的未來，該作何關聯呢？

奧古斯丁曾說：良善的人是透過世界來體味神，而罪惡的人則是利用神來享受世界。他很清楚：“你（神）為自己造了我們，我們的心若不在你裡面，就無法安息。”然而當時，我迷茫於信仰救國的霧境，竟無法從內心說出這樣的認信。

幼年：困惑與啓迪

中國，這“天下之中”消逝的榮光，自孩童時就令我困惑。故鄉西安依舊執著於漢唐氣象。“九天閭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大明宮雖為故宮數倍之大，千年之後卻也只餘黃土。

最近兩次世紀之交的大變革，破碎多過彌合。過去與現在的裂痕，都烙在我的心上。那時我對歷史論或形而上學一無所知，只覺得腦袋混亂，在意識形態上破碎無序，在體制上依附應試系統，練就一身服從權威、進身而上的本領。

我在曠野中遇見的第一片青草地，是魯益師（C. S. Lewis）的著作。他的《返璞歸真》和《納尼亞系列》，不僅給了我思想的啓迪，還加上了想像力的翅膀。我第一次瞥見：成就理性的，原來是信仰。我父親和其他長輩的這一推薦，現在想來，確是顯明了文字的力量。

大學：世界觀的轉向

雖然當時不過是智識上的認信，但神沒有輕看，2008年讓我受洗歸入祂的名下，又讓我在加爾文學院（Calvin College，現在升級成大學了）經受思想和委身上的鍛造。

我發現，在改革宗的影響下，信仰不只是舊意識形態的替代品，也不只是解答我個人屬靈或思辨問題的工具，它更是世界觀的轉向，是將“基督



是主”一以貫之的可能。隨之而來的，應是極大熱忱。這令我驚喜。不過回想起來，當時可能只是將信仰作為最新最強的武器，收入了囊中。

試煉：認清自己的自義

當我得知，從小長大的教會遭受衝擊，弟兄姐妹被拘留，父親被軟禁在家，我心中的火焰被徹底點燃了。我把研究的目標設為政教和解，並想要看明教會犧牲在當代中國的意義。

這個努力的方向固然是好的，但當我投身其中，卻在學業上深陷重圍。當時，我內心所想的，不是對這些犧牲的不甘、抗拒，而是：神為什麼還不讓這山上之城照亮我的路、我的家、我的教會和我的國？

自小到大，我沒有像小兒子在外作浪子，但此刻的我，卻十足像留在家中的大兒子，深陷驕傲、自義與苦悶。

重回：再次鍛造

那段時間是我生命中死蔭幽谷的時刻，神卻也藉著如此的低潮與不堪，把小兒子回歸的心加給我，並在圍困的城裡向我顯出奇妙的愛。我必須學習等待，以盼望的禱告對付一切未解的痛苦與破碎，不論是從我而出或從世界而出。

我到底要抓住什麼呢？“……神的國不在於吃喝，而在於公義、和睦，以及聖靈裡的喜樂。”（羅馬書14:17）原來最重要的並不是我學什麼、做什麼、為神打贏多大的仗，而是去愛神，並在萬事上以祂為樂。

感謝神的恩典，將我又帶回大急流域，在加爾文神學院（Calvin Theological Seminary）再次鍛造。我在閱讀中遇見沃爾斯（Andrew Walls），瞥



真實的見證——以史載道

施瑋

基督徒的人生是“過客”，肉體是“帳篷”；我們“走過歷史”，唯見神的旨意。至終我們能看出，神的旨意高過人的旨意，神的道路高過人的道路。

真實必須是全面展示

我在2008年編輯《靈性文學叢書》時，提出了“靈性文學”的概念。我的詮釋是：“靈性文學是有靈活人的寫作；靈性文學呈現有靈活人的思想與生活；靈性文學啓示出神的靈的屬性。”當然，是不是一篇好的文學作品，還另有文學技巧和思想境界等各方面的考量標準。我在《開拓華語文學的靈性空間——“靈性文學”的詮釋》一文中，闡述了思想、體驗、語言三方面的特點：“神性光照的思想特質、靈性空間的創作體驗、信望愛的文學語言。”

見證屬於非虛構文學，是以真實為前提，不過也要在以上幾方面呈現深度，才能提高文學的感染力。

這裡特別要談“真實”二字。寫作的人通常以為，只要所寫的內容是真的，這就是真實。其實，如果寫一個人一件事，只寫好的一面，或只寫壞的一面，或只寫自己能夠理解的一面，或只寫自己認為對讀者有益的一面，這些寫法都違背了“真實”這最終的原則與指標。對事件、人物、歷史作

偏面的、刻意部分隱藏、美化的寫作，都背離了“真實”，含有虛假的成分。這種“偽見證”的寫作，動機也許是好的，但離開了“真”，就沒有“善與美”，也無法彰顯信仰的力量與基督的生命。

不僅見證類的非虛構文學是如此，傑出優秀的靈性文學虛構作品，也一定是在真實生命見證的基礎上才能形成。

2016年6月，我寫的第一部長篇中國教會史小說《叛教者》出版了。寫該書的主旨，就是揭示人有各樣的不可把握：對環境不可把握，對自己不可把握，甚至對於自己所信的，我們也很難持守；但上帝卻是永恆不變的，祂的愛也是永恆不變。在這本書中，我刻劃一群有信仰的人，在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所經歷的各樣苦難。那段時期中國發生了一連串政治運動，而所有的動盪，都震出人心中的真實，讓我們的隱惡和軟弱無所遁形。

在苦難中，似乎上帝只是默默地旁觀祂的兒女受苦；這令我們的信仰受到極大的搖動。但當我藉著這本書，梳理那個時代的人物和故事，描述他們在歷史中命運的轉折變化，以及最終的結果時，寫者和讀者卻都看到了上帝的手，看到祂的保守和關愛。正如主對保羅說的：“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哥林多後書12:9）

所以，我們若能像保羅一樣，不以自己的剛

（接上頁）

見福音的廣博與道成肉身的奇妙謙卑，並以此總領我對神學、歷史和文化的思考。

如今我在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學習教會歷史。我依舊渴求勝利的敘事，但在讀史中，我學習去看神是如何超越人的脆弱，彰顯祂的信實。我也願透過自己的軟弱為祂的奇妙作見證，視之為

我的得勝。

我曾震撼於大海之廣，卻又自慚形穢，暗暗羞怒；如今也能坐下玩玩沙子，又沉醉於海浪聲中了麼？求神憐憫，我只願跟從你。 

作者為恩福神學生，在杜克大學讀全球基督教研究博士

以史為鏡，以史為載體，照出人的本相，傳遞神的道，這就是我們的使命。

It is our mission to write Christian historical stories as a mirror to reflect human nature and a vehicle to pass on God's truth.

強——包括屬靈的剛強——為誇，而更喜歡誇自己的軟弱，那麼，基督的能力就會覆庇我們。“我為基督的緣故，就以軟弱、凌辱、急難、逼迫、困苦為可喜樂的；因我什麼時候軟弱，什麼時候就剛強了。”（哥林多後書12:10）保羅的這句話何等寶貴，需要何等深刻體驗信仰生命之規律後，才能說得出來！深願今天的基督徒，特別是為主寫作的基督徒作者，能夠深信並體驗這上帝愛的奧秘。

不再為自己寫

《叛教者》寫到最後時，上帝就將寫宋尚節傳記的負擔放在我的心裡。《獻祭者——宋尚節傳》是一本43萬字的非虛構文學作品，2019年9月剛剛完成。

當我寫到一半時，上帝將有關中國教會歷史的非虛構和半非虛構的文學作品系列——《銘賢書系》的事工放在我的心中，特別是將我自己要寫的系列長篇歷史文學作品完整地呈現在我心中。頓時，彷彿天父將歷史和民族的波瀾，更是將教會和神兒女生命的波瀾，放入我小小的心裡，令我突然真實地懂得，也渴望：不再為自己而活，不再為自己而寫。

在中國近現代二百年的歷史中，通過文學作品，我們可以看到各種人群在其中的命運。但是，基督教對中國近現代文明的貢獻，這群有信仰的人在二百年歷史浮沉中的經歷與遭遇，在中國文學作品中完全沒有表現，甚至在世界華語文學中也缺席，以至社會、民衆大都不知道。換言之，有這麼一大群人生活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中，卻被淹沒了，被掩蓋了。

但事實上，這一個信仰族群同樣經歷了現當代史的波瀾壯闊。他們在歷史的起伏跌宕中，以生命見證了上帝的道，並將信仰傳遞下去。我們這一代基督徒理當記念這些死在地裡的“麥子”，將這些“種子”的生命重新呈現出來。我相信這是當代基督徒寫作者的“舉祭”。

對於普通社會民衆、非信徒來說，他們需要知道：這個社會中基督徒的人生是怎樣的？在中華民族經受各樣苦難的時候，這群人和其他人一樣，承受了各樣的苦難；而且，他們所承受的撕裂和壓力更大。然而，他們對待苦難的態度，以及他們的信仰被挑戰，甚至被壓碎、重塑的過程，是十分獨特的。呈現這些真相是非常有意義的。

並且，記述基督教會在中國近現代二百年的歷史，無論對社會學還是神學，對文化反思還是信

仰反思，對釐清中國現代文明的來龍去脈，對中國教會的發展，都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

以史載道的使命

2019年初，上帝親自將中國教會歷史文學系列顯明在我面前之時，正是我領受天父向我發出呼召的二十週年；不過那時我並不明白祂的心意。

我在1999年復活節受洗，同年底去參加達拉斯銅鼓營的跨年禱告會。在開始的第一場禱告會中，趙天恩牧師突然喊我的名字說：“施瑋，你來為中國禱告！”那時我剛剛信主，也剛剛進入神學院，從來沒有當眾帶領過禱告，而且是在這麼大的聚會上。我其實完全不知道該如何為中國禱告。

然而，當時上帝就讓我在異象中看見，在中國街上行走的那些人，在公共汽車上那些人，一個個的臉龐；他們臉上反映出來的靈魂真實狀態，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中。從此，為他們，為我民族同胞的禱告，就沒有離開過我的心。

那次聚會結束時，是新世紀2000年的第一天。趙天恩牧師在台上忽然又說：“施瑋，你要為中國教會寫史詩。”我當時的理解，史詩就是寫一首詩。後來我的確也寫了一組有關教會歷史的組歌《主愛中華》，但心裡總覺得沒有交差。趙天恩牧師歸天家後，我感覺他的那雙眼睛好像總是在天上看著我，以至我下定決心要寫《叛教者》，繼而又寫《獻祭者》。

二十年後，上帝清楚地要我一直寫下去，以半非虛構和非虛構的形式，將中國教會歷史中的重大事件和人物，將一個個基督的生命呈現出來。並且，我不是一個人寫，而是聯合對此有負擔的基督徒學者和作家，一同來進行這項事工，分別負責收集線索，並初步走訪，深度採訪、研究，再進行文學創作。

讓我們以虛構或非虛構的文學形式，以見證、傳記、小說等，來書寫中國基督教會歷史中的人物和事件，來紀念中國基督教會歷史中的殉道者、先賢與聖徒，來呈現中國近現代信徒群體在神州大地上的生命見證，來梳理並呈現基督信仰對中國文化及社會的貢獻，以及其中所存在的文化張力和重生之徑。

歷史是由一個個生命彙聚的，信仰是由一個個生命呈現的；以史為鏡，以史為載體，照出人的本相，傳遞神的道，這就是我們的使命。✚

作者為基督徒作家，本文摘自《耶穌在我家》一書的序

信仰的轉變

柏雨成



我出生在一个無神論者的家庭，從小接受無神論教育；今天竟然能以基督徒的身份，研究教會的歷史，頗感慨於神的大能。

世界觀被撼動

撼動我堅定的無神論世界觀的一次事件，發生在我上高中的時候。當時我目睹了社會巨大的不公義，因為在江蘇省各地，政府下令的強拆事件屢出不窮。在強拆暴政面前，有人甚至選擇自焚以示抗議，這讓我深感義憤。多虧當時高中有幾位敢想敢說的老師，讓我了解到這些事件背後，有巨大經濟動力的現實。這使我意識到，在舉國經濟機器的面前，個人是多麼的弱小。

當時我就有所反思。我內心認為，個人的價值是無上的，神聖的，不能以發展經濟或其他任何理由肆意踐踏。但在無神論的世界觀中，我苦於找不到一個基礎，可以托舉個人無上價值的理念。那時我就想到，也許可以在有神論的世界觀中尋到答案。

探索與轉變

2010年，我來到美國亞利桑那大學就讀本科。通過神巧妙的安排，我加入了當地一個福音派校園團契，並在那裡參加了為期10個月課程，對基督信仰進行探索。

我本已有意潛心於宗教，又得到一批靈命成熟的弟兄姐妹陪伴與帶領，對耶穌的認識每日進步。我在2011年3月決志受洗，把生命交給神。

家人一開始對我的決志充滿不解，害怕我誤入邪教，從此修煉神鬼之道，走火入魔。但看到我脾氣變好，待人愛之後，也對基督教產生了新的好感。

信仰的轉變給我的震動如此之深，以至於我對物理學漸漸失去興趣，這原是出於畢業後找工作容易而選擇的科系。我萌生了轉學文科的想法。2014年大學畢業後，我便去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選修東亞研究，拿到了碩士學位。

讀神學的抉擇

在紐約讀書時，我見到徹底世俗化的美國人文學科有種種弊端，於是我認真考慮，愈來愈堅信，若要了解並服侍教會，一定要學習神學。

從哥大畢業後，我就來到杜克大學的神學院，讀了兩年神學碩士。我當時已處在對保守的福音派神學和自由主義神學都有批判反思的中間地帶，而杜克神學院的後自由主義神學氛圍，給我指明了一條出路。

直到在杜克時，我才較深的意識到，原來中國有著如此深厚的基督教歷史和文化。作

為一個出身在中國，卻從未深入接觸過家庭教會的“海外歸信者”，我對研究中國的教會產生了很大興趣。在神學院畢業後，便申請本校的博士班，並被錄取，得以繼續研究中國教會和世界教會。

面對未來的服侍

我比較獨特的信主歷程，讓我在考慮將來的服侍時，有時感到困惑。一方面，我從海外發現了中國教會的可愛與面臨的挑戰，並想在未來為之出力；另一方面，從信主開始，我的教會生活全部在西人教會中，因此也對美國的教會，尤其是初次向我傳福音的福音派教會很有感情。

每逢返國，到任何家庭教會，我都只是個初來乍到者，因此沒有什麼機會，可以從內部深入了解教會的狀況和需要。加之自己是從無神論者轉變成基督徒，這經歷使我覺得，神也呼召我要對世俗主義（包括教會內的世俗主義）做批判反思。而對於世界基督教的研究，幫助我開展涵蓋這些訴求的潛力。

因此，在接下來的幾年中，我將求神指引，讓我看見在神的國中，自己應該委身服侍的位置。



作者為恩福神學生，在杜克大學讀全球基督教研究博士

(接封底)

「無新事」的兩個原因

「日光之下無新事」，就自然界而言，是由於它有規律。天地萬物按照一定的軌道運轉，這是造物主在創造時就設定的。上帝的權柄統管萬有，大自然「無新事」，讓我們看到上帝的信實，可以安然信靠祂。

但是就人間世事而言，「日光之下無新事」，則是因為一代又一代，人生總是顯得無常、無益、又多敗壞。這乃是因為人落入罪中使然。

由於人性被罪惡所捆綁，受魔鬼的轄制，而魔鬼是說謊者之父（約翰福音8:44），所以整個人類歷史充滿了爾虞我詐。「無新事」在現今的世代看來，則指：各處的媒體總是被當權者或某種利益團體所控制，每個領域都存在欺騙與謊言；抹黑中傷層出不窮，在政治圈尤其明顯，無論是民主國家、極權國家，任何一國的政治都充滿黑暗與虛謊。

世間事讓傳道書的作者嘆息，覺得人生毫無意義：「我見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虛空，都是捕風。」（1: 14）在這樣的情形中，人怎能不感到虛空？

人生意義的探索

耶穌在世傳道時，向人提出：「神的國近了然而，這位自稱是「傳道者」的作者，認為他有「道」可傳。意即，他最終探索到的答案是正面的。

首先，他肯定宇宙是神所造的，而且對人是美善的：「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3:11a）。世界是美麗的，歷史是有目標的在往前行。「各按其時」表示一切發展都有上帝的主權在掌控。神要我們從歷史的進展中，看出何為有永恆價值的事。「我心裡說：神必審判義人和惡人，因為在那裡，各樣事務，一切工作，都有定時。」（3:17）

這位傳道者有一個寶貴的看見：人的肉身雖然必死，但神卻「將永遠安置在世人心裏」（3:11b）。神讓我們從內心深處確知，「永遠」或「永生」是真實的。祂要我們在短暫的人生中學功課，在人性的罪惡過犯中去尋找真實，以至能看出上帝工作的痕跡。

先知耶利米在猶大亡國之時，用信心寫出：「我們不致消滅，是出於耶和華諸般的慈愛，是因祂的憐憫不致斷絕。每早晨，這都是新的；你的誠實極其廣大！我心裡說：耶和華是我的分，因此，我要仰望祂。」他鼓勵周邊的人：「凡等候耶和華，心裡尋求祂的，耶和華必施恩給他。」（耶利米哀歌3:22-25）

奧古斯丁在《懺悔錄》中的深省也類似：「因為你創造我們是為了你，我們的心不能安息，除非我們的心安息在你裡面。」（卷一第一章）

敬畏神的領悟

傳道者觀察到世事都有定時：「殺戮有時，醫治有時；拆毀有時，建造有時；……爭戰有時，和好有時。」他便領悟，看似無定的世事，其實神也已在其中安排了規律：「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無所增添，無所減少。」而神要人明白祂的作為，以致對祂有正確的態度：「神這樣行，是要人在祂面前存敬畏的心。」（3:3, 8b, 14）

傳道書的結論再度強調：「這些事都已聽見了，總意就是：敬畏神，謹守祂的誡命，這是人所當盡的本分。因為人所做的事，連一切隱藏的事，無論是善是惡，神都必審問。」（12:13-14）

儘管歷史沒有新事，世人總是錯誤重蹈，罪惡重犯，但我們若細細體會，必可以察覺對人最寶貴的，仍是真愛、聖潔和信實，而這些都是符合神屬性的特質。神要我們在世事中看出神的心意與作為，從而學習敬畏祂；我們的生命也因此有意義。

2020年，全世界處在不穩定之中。1月間台灣的總統選舉雖然大勢底定，但藍綠的分歧仍會繼續；神州大陸政權風雲詭譎，危機四伏；美國總統簽署香港人權民主法案、國會通過維吾爾人權政策法案，使得中美關係愈來愈緊繃，貿易戰不知會有怎樣的變化。然而在這一切錯綜複雜的情勢中，我們知道神仍是掌握歷史的主宰，祂立王、也廢王，政權的轉變都在於祂。因此，讓我們在今年的年初再度立志，要更多認識神，完全認定祂，操練安息在祂的懷裡！

恩福

The Blessings Foundation, Inc.
Blessings Cultural Mission Fellowship
P. O. Box 18410
Irvine, CA 92623-8410
U.S.A.
地址變更，請即通知本刊，謝謝！

NON-PROFIT ORG.
U.S. POSTAGE
PAID
SANTA ANA
CA
PERMIT NO.450

日光之下無新事

蘇卿

「現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將來的事早已也有了，並且神使已過的事重新再來。」
(傳道書3:15)

朋友的微信圈傳來一張張明州大學美麗的雪景，又附上一連串讚嘆的文字。這位住在南加州的媽媽去探望初離家讀大學的愛女，巧遇冬天第一場大雪，銀白世界有如仙境。她們母女的興奮愉悅之情全寫在臉上。

然而，對於住在北方的人，雪景不過是最平常的季節輪替，司空見慣。正如聖經古老的經卷《傳道書》所描述：「風往南颳，又向北轉，不住地旋轉，而且返回轉行原道。」(1:6) 這卷書的作者定意要探索人生的意義。他仔細觀察萬物的運行、默想古往今來的世事。在這卷書的序言中，他指出：自然界總是不住循環，人間事也總是重複，「日光之下並無新事。」(1:9) (轉封底裡)

Ecclesiastes

Everything Is Meaningless
1 The words of the Teacher, a son of David,
king in Jerusalem:
"Meaningless! Meaningless!"
says the Teacher,
"utterly meaningless!"
"Everything is meaningless!"

have experienced much of
knowledge." "Then I applied wisdom
understanding of wisdom, and also of
sins and folly, but I learned that this is
chasing after the wind.

"Then I thought
The fate of the
also.
What then do
I said in my he
"This too is
"For the wise r
long re
in days to
Like the foo
L
is Mea